

嘉慶湖北通志檢存稿

章氏遺書卷第二十六

湖北通志檢存稿三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顧天錫傳

子景星

顧天錫字重光祖闕父大訓自有傳天錫生十歲從祖
闕山居讀書穎悟十五治尙書十八治春秋二十一治
禮督學華亭董其昌深鑒賞之萬厯癸丑闕卒衰經處
別寢者三年與太倉張溥金壇張明弼東鄉艾南英臨
川陳際泰羅萬藻章世純萬時華聲氣遙集倡爲古學
值遼東事變侘傺鬱悵脫略縱酒或以粉塗面走林莽
閒挽拍伶歌悲來泣下或束書泛舟孤往彌月忘歸癸

亥改國子生對策及奄寺主司大恐落其名監生曹某
請生祀魏忠賢於太學強以署名天錫投筆徑去客居
保定值莊烈帝卽位監生錢嘉徵袖疏密示曰急署名
上將誅奄此必得當天錫謝曰某鄉不徇曹君之非今
豈敢分君之是邪太僕米萬鍾館之海淀課其子弟過
永平登陽山置酒望東北雲氣如五色繪綵成龍虎文
天錫歎曰王者氣也酒酣長歌悲壯激越時太白經午
雨土故鄉地震釜底皆有篆文有鄉民四歲兒一夜變
番僧狀楓樹生花如蓮江上雷震一物魚身牛首青山
鄉民水甕汲滿立涸漩渦作聲城東李氏地中有聲如
牛天錫方轉徙天津河閒以詩禮教授弟子凡數百人

遠近稱顧夫子五試太學再登乙榜所指授爲制舉文學者多用以售及門或登館局臺省而天錫卒不遇以積分詣部當除知縣不就詔徵辟特用人才不應丁丑出都漳浦黃道周歎曰劉向南矣遂由齊魯河淮作河淮江三策歸築嵩園盡出先世遺書教子景星菟釐攻辨無閒寒暑夜必聞雞深究漢劉向氏學用洪範五行皇極經世推明天人儆誠後世著戒史七十卷大旨以謂劉向用五事配五行說本夏侯氏與天文五星樂律之書貌屬水言屬火視屬木聽屬金思屬土劉氏從而衍之宋儒疑九疇本九則詆議劉氏並疑雜圖蓋劉意深特其說未盡合耳經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一貌

二言三視四聽五思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何以言之升降俯仰血氣也胚胎血氣之本也故貌從水雨水也正月坎九五始雨水九月天根見雨止水始涸貌恭血氣和則休徵時雨不恭則狂狂則咎徵恒雨水失德汎濫淫佚故爲大水爲不潤下地忽變甘鹹或涌溢飛闔皆不潤下也潛伏爲介故爲介蟲之孽魚水族也故爲魚孽鼠水屬也性陰賊故爲鼠妖豕黑色善下故爲豕旤服制所以飭貌貌不恭故爲服妖支離淫亂故爲下體生上之病其應爲僭爲篡狂之罰也凡物不當上而上者皆是也水色墨故爲黑眚黑祥眚自內生祥繇外致也坎爲隱伏爲加憂故爲恒陰爲夜妖惟水沴木

沴金沴土凡我沴彼其咎在我不在彼也聲成言言成
文明離象也故言從火離爲日爲電故暘火德也言從
則休徵時暘不從則僭僭則咎徵恒暘雨少陰之氣金
德主順也僭則不順火來乘金是爲爍金故不雨也火
失其性則不炎上凡火光轉行火不熱烝爍不興燄火
嘯噴皆不炎上也天見隕火不爲不炎上何也天火炎
下地火炎上天火太陽也地火雲雷木石金水土之火
也故地見流火爲陰火爲不炎上天見殞火不爲不炎
上也不爲不炎上故但爲赤祥也飛陽就燥爲羽故爲
羽蟲之孽雞羽屬赤色爲正故爲雞旣蝗介而羽離象
陰驕陽亢是生蝗孽亦爲火沴水馬火屬也火氣逸故

爲馬旤火藏發竅於口舌故爲口舌之疴爲詩妖爲訛
言榮惑爲妖則諸譏興也離爲乾爲大腹爲擊爲烈故
爲鼓妖凡物不當聲而聲皆曰鼓妖也火色赤故爲赤
祥惟火沴水沴木沴金沴土東方震震來虩虩故視屬
木木藏發竅於目故爲目疴於時爲春煥則蟄蟲啟草
木茂視明則休徵時煥不明則豫瞽者之行猶豫也豫
則咎徵恒煥凡無冰無雪霜不殺草冬溫桃李冬華冬
不電而雷冬春雹春無雷春不風雨春秋大熱秋暑復
榮愆陽亂生皆恒煥也亦木沴水少陽之氣所泄也爲
木不曲直連理倒生易種皆不曲直也爲草妖木類也
曲直爲龍蛇故爲龍蛇之孽艮爲狗艮東北方少陽之

位素問曰春木令其畜狗狗蒼色爲正故爲狗旣木色青故爲青管青祥惟木沴水沴火沴金沴土金主聲聲主聽聽主耳耳屬水金水清寒則耳中空空則聰聰則休徵時寒不聰厥咎急如聾者褊急自信也急則咎徵恒寒金主殺伐殺伐過肅故恒寒也爲金不從革金自成毀不聽陶冶也爲耳病耳聽官也西方兌兌爲羊故爲羊旣羊白色爲正也金通氣爲毫毛故爲毛蟲之孽爲虎妖金色白故爲白青白祥惟金沴水沴火沴木沴土五行宅中爲土五藏宅中爲心心之官則思思睿則休徵時風風土氣之發思之象也不睿則蒙蒙則咎徵恒風甚則霾霧矣爲不稼穡不稼穡者不早潦而百穀

草木不實也凡石麴聖米野麥穠穀稗草化稻稻化稗
草野蠶成蠶地中得米穀皆不稼也爲雨土不風不霧
而塙塙埤埤然而著於物也爲虹蜺土氣淫泄陰陽亂
合也爲瘟疫火土交厲也爲人病萬物惟人善思其爲
病也爲民多癡多狂悖多暴厥死復生生異形男化女
女化男男女具體童子暴長是也爲羸蟲之孽螟類也
爲孽男女媾精草木媾榮國有女譌華妖乃生爲心腹
之病爲果蓏之孽果蓏仁蕙象人心也爲牛旣牛大心
而少慮者也土色黃故爲黃眚黃祥惟土沴木沴水沴
火沴金土宅中而寄王失德則眾沴歸之故惟水火金
木沴土災之大至焉矣王者有震德則不爲災周易曰

震無咎者存乎悔因衍五行交沴爲二十五類列以爲圖一六曰水爲貌爲後宮爲庶謀爲禮官二七曰火爲言爲外戚爲庶官爲吏官三八曰木爲視爲相爲庶民爲工官四九曰金爲聽爲將爲兵刑官五十曰土爲思爲君爲庶事爲戶官擴劉氏說而詳焉崇禎己卯明太祖孝陵蝦蟆石樹災五月家園古樟災筮之得旅之小過曰異哉是爲鳥焚其巢飛鳥離之凶與漢河平元年敵災其巢占同先是乙亥流賊初渡河知州築關城名曰符乾天錫曰嘻其轉言爲乾符王仙芝陷淮南之年也蘄淮南地也癸未之變賊由符乾關入遂屠蘄城天錫爲世子遺左良玉書良玉得書泣歛軍還屯武昌天

錫辭世子南下歸祖籍崑山祖居甲申順治元年故明福王監國南京改元宏光術者言光者盡也天錫曰異哉是爲言不從昔漢元帝建元竟寧時以爲終極曹丕禪位闕澤以爲不十齊天保爲大人只十隋廣運爲軍走大業爲苦末元至正爲一止言之不從應亦隨之又言本朝前後禮臣不學年號有可異者前涼張重華五代張遇賢宋賊方臘皆號永樂夏王李乾順號正德西魏孝武號泰昌五代史契丹兀欲號天順皇帝金大安三年山東賊楊安兒元泰定帝子阿速吉八皆號天順齊立後梁永嘉王莊爲梁帝改元天啟唐僞湏世隆號天啟何其沓歟因著改元考分正統僭僞盜賊外域凡

八卷乙酉南京禮部失印天錫曰嗚乎天戒若曰無用
禮也禮失喪無日矣筮之殫思終日因爲謠騷二章述
寇亂慨當時一章曰五珍始今災殫震牛首兮江干著
雍單闕兮人痾四齡暴長兮更皤肅殺宵兮亥氣奔戾
土坎兮木先僭奧亢兮隆蟲膈股兮土童江汜兮蜚鴻
旣既悉兮時運極神靈怒兮鬼夜泣雷填填兮雪霰集
長矢抨兮短兵接崇墉墮兮震轟葩匪夜明兮天緞帶
蚬鰈兮追涸屍覆兮矛搜負馭烈兮異類服亟艤渡兮
湖之屋遺黎何辜兮名洗巢元顏烝敵兮江之舉曼江
澌兮迢遙頤白厓兮千雕罪霧兮沈瘳藹藹兮自穀
卷局芳蕤兮辨猗難牛何切悲風弗兮可奈何進屯屯兮

退漫漫岫森連蹇兮難以久延蜩蟬羹沸兮肇播粍述右

寇二章曰郵傳兮遲遲仄望兮颯颯年遽逝兮世不治

全躬浴德兮忠孝維促嗇身名後兮道有固然策策爲

愁兮謇謇爲賢促偃蹇以偃卽兮弔欒槍之指茲愍世

莫予知兮爰謚喻於亂詞亂曰嫫歆后育兮莫八百之

丕基礪崩厓溺兮何革命之斯須赤烏脫夫駿烏兮五

馬鏖於一龍占厥運於闕逢兮慮二儀之旃蒙謝鵬夷

於東門兮汨乎吾將曷從右慨當時留江南八年挈子景星

歸蘄結茅爲廬年儼嚼柏葉飲水歷數月不病環堵無

門石爲几榻旣腕著書十年石稜盡滅撰書具於後序

天錫少孤鞠養於姊卽劉鉞妻事姊如嚴父焉姊卒赴

卽劉鉞妻

聞自投牀下以爪撻面流血沾衣祖父母父母姊忌辰
長跼移日至老不衰天錫抗爽好罵然不暴人短不發
人私隱有族父無嗣分遺百緡罵曰吾豈以父無嗣爲
利哉卽取以周貧族有族子貧自鬻身罵之質衣贖歸
而分之田出都有友寄金帛數千段密託他所歲餘還
都或告曰某怨君天錫罵之及指物往取封識如故康
熙癸卯卒年七十五子景星

景星字赤方一字黃公生時父夢星降於庭形如半月
因名景星三歲不語一日忽語稱彌月及前生事甚悉
五歲值葬大父哭踊如成人歲饑荆王命有司元夕張
燈象人衣以彩襦俾往觀卽蹙然曰何不以此賑飢遂

不往六歲能賦詩八九歲徧讀經史目數行下時稱聖
童有詩文一囊束髮就府試合肥龔鼎孳爲蘄水縣一
見卽曰江夏黃童天下無雙薦於知府試風簷下立草
十數藝日未戾也知府驚異與論古今歎曰此王佐才
也拔冠屬第一督學試亦第一己卯鄉試中副榜旋下
母憂時饑疫相仍寇氛四熾張獻忠等蟠結旁邑日伺
蘄城先是總督熊文燦擧獻忠等十餘營降賊過蘄荆
王止賊首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姬同觀景星年方十六
急謁知州曰熊公不得死所矣獻忠於諸賊最黠不早
除之必貽後患奈何旣不爲備反令此輩得窺王宮知
州色變勒技勇入衛周旋竟日而罷明年獻忠果叛癸

未屠斬戮王棺虜其寵姬天錫父子避亂昆山依族氏
居甲申鼎革福王監國南京試七省流寓生貢御史陳
良弼舉景星第一武英殿廷試特授推官隨上疏敬陳
四事一曰車駕宜駐淮以張國勢陛下承運卽位南都
海內仰戴爲神人主然以先帝臨之則陛下臣也三月
之變書契以來所未有臣子義不共天聞內外義師合
起已破賊關中爲先帝復讐而江南不聞出一旅加一
矢將來何辭以對義師乎況今死賊遊魂苟存旦夕非
如前日豬突狼戾不可制也其逸入楚境者鵠面裹創
掠野剽食不過寧南侯偏裨力可盡勦臣竊謂陛下宜
駐蹕於淮大集將吏蒐乘補卒聲言討賊而實不動降

良王璽書懸厚賞使大江之中羽節相望牛酒日至獻
馘執俘內鼓軍愾外借聲援用兵大計無逾此者豈可
坐失機會以阻海內忠義之心夫人情孰不惡勞喜逸
然堅於圖功勇於改過故棄庸眾之情而後可成非常
之功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齊桓公妻以宗女有馬二
十乘公子安之無返國意趙衰咎犯乃醉公子而載以
行漢高入咸陽封秦苑囿府庫還軍霸上故重耳卒伯
諸侯而漢高奄有天下陛下自五月卽位以來安居宮
禁將謂萬乘至尊不宜輕動而長江天塹恃以無慮乎
臣前於七月初十日仰見禮部恭上武英殿御座見時
天氣晴朗忽有黑雲自西北來焱風堀堠霹靂聲碎大

中橋居民屋瓦震斃二人蓋天警陛下欲陛下號令征伐如天之有風雷也八月丙辰朔日食張十一度五十七杪分野爲中州陛下龍潛之地天之示警亦云甚矣伏望陛下念已往之失圖將來之成翠華一幸中外改觀其二曰宜罷大工等役高皇帝定鼎應天闕廷制度巍峨壯麗誠使後世無有復加陛下龍飛武英乾清首行修葺其餘宮殿宜在所緩而大工繁興耗散軍餉臣竊以謂不可當國恥未雪正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而非修未央宮之日也臣前廷試時見匠作數百從東華門入每十人執一小旗爲小隊百人一大旗爲大隊自日出行已刻乃盡須臾之間轟厯築削噓嚶邪許聞於國

中曾不三時復引隊出自日入行黃昏乃盡臣竊大懼夫雜作之徒多四方乞丐工部傭僱而來無賴子弟妄行保結今通寇未殲輦轂之下尙多反側設此輩有覬覦宮門筦鑰者陛下將何以制之乎且遠近聞之必謂陛下安江南無恢復意尤非所以風動觀聽三日宜停大昏禮夫大昏萬世之嗣也以承宗廟母儀天下顧不重乎故訪德而後聘六禮而後備袞冕而後迎廟見而後正位蓋慎之又慎也陛下自五月登極七月卽敕禮部選在京內外良家子送掖廷親選民間訛傳中貴且出都城暨淮揚不問門第少壯爭相嫁娶以近傳遠將謂陛下何如主乎且陛下大典所闕不更有急於此者

海內義士枕戈待命義不顧家此令一行眾必解體況
今宮中給侍有人御物粗備陛下自謂較龍潛時何如
較五六月時又何如也昔孫權以妹嫁昭烈作珍珠步
幃欲羈昭烈昭烈卒不留意竟取幃鉤銅鑄錢以充國
用唐太宗時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容色絕世文德皇
后聘爲充華魏徵言女已許人太宗大驚廷臣或言未
字太宗竟從徵諫深自刻責以女還鄭陛下聰明勇斷
遠邁前古臣下不能仰體致此譌傳風聞一播奈陛下
何且陛下今日丁先帝之變則在喪禮國方用兵則在
軍旅軍喪之中皆無昏禮願陛下熟思之四曰斟酌將
相勢有內外權有重輕臣輕君重則宜外重君輕臣重

則宜內重外重漢文帝於周亞夫是也內重唐肅宗於
藩鎮是也今不可不內重明矣臣竊見興平伯高傑等
各擁外重之勢而閤臣史可法出鎮揚州分損奉祿以
養賓客步兵不滿二千掾吏幾於百六日與傑等議餉
和事易曰剝牀以膚又曰履霜堅冰至陛下謂諸鎮之
力僅能迫脅一宰相而已乎此外重之弊也臣愚謂興
平伯寧南侯宜稍稍調置宋南渡諸將各雄視汪藻疏
言劉光世距賊數十里若不相知偃然宴飲張俊自明
州引兵至溫道路一空韓世忠掃鎮江儲資盡裝海舶
焚城郭爲逃遁計至秀州放兵四掠執縛縣宰以取錢
糧宸翰召之三四而不至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

用古法皆當誅之不可盡誅也莫若擇有威望一人盡
護其軍雖朝廷親軍亦聽節制據藻斯言張韓所爲略
同今日然史稱南宋功臣必曰張韓劉岳何者待之得
術節制得宜也劉光世或屯鎮江池州太平韓世忠或
屯湖北武昌九江江陰岳飛或屯湖南宜興蔣山位雖
藩鎮聽調立功將無分疆兵不戀土爭地之患何繇而
生臣故謂宜如汪藻計委重相權相重則內重當令何
者一軍俾可法自將與諸將犄角相宜應接韓信稱漢
高善於將將陛下正將將之時矣且今江北諸將反戈
鬪爭非繼揚一城乎陛下誠能繇揚駐淮署立行殿是
陛下六飛清蹕之地孰敢復爭太阿指揮移屯進取孰

敢不服離如晨星聯若首尾孰敢復離所謂將將莫如此也詞指愷切通政抑不敢上又代太學生上閣部書議大行廟號馬士英使人密招附已景星力卻去游黃山白嶽歸言時事痛哭失聲因浮家澱湖爲長隱計大清兵旣下崑山多羅貝勒土賴固山額真強致軍中命以原職隨征景星力辭養親還里嘗著幅巾錦襍襦酒樂自全已而奉父歸薪結茅舊舍著述爲娛歲大歉糴糗不具囂囂意自得也景星絕意仕進而當事或詢以民生國計則未嘗不爲愷切敷陳兵荒之後田里經界不明而清量滋擾因與當道書曰丈量荒田因官病里長隱匿履畝清弊愚民躍然稱善及官役下鄉又聞

言不便何也鄉路寫遠有一日二日三日之程派書弓
手衙役供給紙價賄賂需索不一今歲大旱蕨橡菱藕
略盡所以無大殍死者則戶口少新畝未起稅故耳一
旦丈量費將安出況荒田半在荆棘虎狼中自古開國
荒田多行蠲免招徠墾闢漸增富強卽以近代言之宋
有天下當五代大亂之餘至景德凡四十餘年天下賦
租田纔一百七十萬頃又七十餘年爲元豐始有四百
六十萬頃外此仍多租賦所不加神宗用呂惠卿手實
法鄧綰抗疏不三月而罷理宗令州郡排定保甲手實
丞相謝方叔力爭得罷元旣得宋命諸路達魯花赤勸
誘開墾阿合馬謂江南稅不實宜覈世祖慮擾民而止

延祐初章閭言熟田隱匿宜令按實數年民不聊生盜賊蠭起繇是觀之利害瞭然可見洪武二十八年令新開田地不起科所以勸墾闢也頃者大軍饑饉連年藉口攤賠在在揭竿丈量一行必加急迫以方招徠之時而行府怨之政事之不便無如此者上臺必欲丈量易少假歲月哀鴻稍集行之差易又與布政使書論積貯曰大河以南吳楚大熟數十年未有故雖大兵民獲休息景星聞難得者勢易失者時凶豐十年率相往復往者飢饉加以軍旅有司束手相繼得罪去者爲公私無儲蓄而不預策於平時也楚俗不知遠慮歲凶富戶封圉待價貧者詣門貸升斗不肯假而年穀一登遺秉相

望掉臂不顧以致出賈他境四五月間雨暘稍霽穀價
頓踊封圉乞貸如前豈不大可恨哉今連歲大熟明歲
或不可知春秋書大有年劉向以爲災何者變生於盛
滿而禍伏於不備也宜令州縣乘時收穀夫荒政不在
凶年而在豐歲豐歲勸糴凶歲勸糴勸糴則賤不傷農
勸糴則價不頓起今穀賤農傷折銀不得如期足額何
如勿令改折止納本色泥沙狼戾之時一聞此令必踴
躍輸將以今年事勢計之兩三月後本色所值過於折
色利入於公而民不困猝遇軍旅凶荒出以應之而民
不知此李愔所以強魏長孫平戴胄所以富隋也漢元
鳳時以百姓未贍許三輔太常郡以菽粟當賦古有行

之者矣當事多采用之順治己亥 詔徵天下山林隱

佚之士撫藩強之不起康熙戊午 詔舉鴻儒六科公

薦景星所司敦催上道景星辭曰景星正值臥病捧檄
戰慄感激慚愧如何可言伏念景星昔遭寇亂流離江
南順治二年秋輔政叔德豫親王行查多羅貝勒土賴
固山額眞承制隨軍纔至軍中雙親齊病無人侍養告
懇歸籍未試民社曾乏寸長順治六年丁母憂扶柩還
蘄嚴親亦逝貧苦流連奔走乞食家無墳典腹匪書廚
心已瘁於飢寒力不遑於咕畢四十年來著述絕少塵
市淺言方悔少作豈堪玷名薦牘況野性麋鹿取適起
居又酷嗜酒飲不二斗酩酊大叫中宵枯坐白晝沈眠

以致脾胃傷損洩矢數勤偶一周旋嘔唾不住憊劣若
此何以上侍 至尊兼素善怔忡志慮懔懔讀書則健
忘構詞益思鈍耳順之年復嘗眩運去歲八月內右臂
染疾痠顛麻木有似風痺自腕至指搔搨不知或當食
失匕箸或臨書墮管觚湯液熨摩亦少停止驟一發動
輒逾旬時顧臂自悲恐成廢痿昨榮檄下頒感而流涕
雨露施惠蒲柳蚤凋雲水閒心惟冀縣延化日明公舉
主責任談何容易生平知己誰過臺下倘別肯垂恩曲
成有造樂借孝標之書時分仁祖之米求醫有藥叨庇
延年以其暇日綴綴篇章紀敘恩知鋪揚 聖德野人
之願自可千秋懋膽輸情不勝戰慄吏部咨報推病規

避例當題參因與王追騏同劾奏上 溫詔仍令督撫
起送景星又具狀乞寬假明年扶病就道給檢討奉米
三月朔入覲 保和殿 賜坐賜茶賜饌再以病懇放
還顏其堂曰白茅取易无咎義也辛酉卒年六十七
白茅堂集四十六卷其自序曰三經蒙解若干卷戒史
七十卷紀五行災異舉史三十卷紀選舉燕京物紀十
卷黻元集二卷茅軒集三十八卷津門三書四卷先君
子壬午以前作也童子集三卷願學集八卷書目十卷
景星壬午前作也癸未正月癸亥並先世遺集燬於寇
石櫃集六卷五經論孟說七卷讀史平論二十卷歷代
政元考八卷蘄州志六十卷素問靈樞直解六卷鍼灸

至道三卷焦氏筮法二卷玉京括錄紀道家言一百卷
先君子癸未以後作也顧氏歷代列傳五十卷阮嗣宗
詠懷詩注二卷李長吉詩注四卷讀史集論九卷顰池
錄百十八卷南渡來耕二集七十三卷蓋歲有增者景
星癸未以後作也丙午十二月王子燬於火南渡集有
選鈔在宣城施氏梅氏錢塘宋氏山東郭氏武進楊氏
邵氏寶應陶氏桐城何氏萊州姜氏丹徒江氏商邱練
氏黃山沙門楚雲去取不同歷年增損復異阮詩注有
本今在候官許氏李詩注鎮江段氏錄數十條刻十家
注於濟南當火作室人取南渡來耕十之三幼兒自塾
奔歸取十之一人閒鈔寫兒輩隨收卽茲集也故無歲

月先後嗚呼自先大父明道經國之書兵燹不傳先君子晚年奮志著述冀有以傳先大父之不傳確乎可傳矣而又不傳景星詩文十猶三四在必可傳而不傳則不必傳而傳焉未可知也白香山自恐不傳雜之東都蘇州廬山藏典中不識今本果出諸此邪抑人間原自流傳不廢者僕未暇慮請以茲集始

志曰顧氏白序云爾今存尙有黃公說字二百三十卷而序所不及豈書成在其後邪或云卽贖池錄增廣而成然序丙午之燬則贖池已在燬中豈後又記憶而成說字邪有明湖北人文風尙數變至公安竟陵而益靡矣勢極則反蘄州顧氏父子以鴻才絕學振起衰頽固

山興朝氣運之隆亦山川靈秀有所鬱而後乃暢達也歟

劉湘烽傳

夫學者博涉之業多不精能文史之儒或未覈實然而取資欲富宣質有文嗜好旣入攻取亦多有作於前有承於後美斯愛愛斯傳文學之林彬彬乎其盛矣若夫專門名家絕學孤詣經世之業試於事爲則間世一見其人而往往知之者鮮人亦畏難而不敢習與之狎因而徬徨身世落落無徒又以所負之奇不肯與人俯仰不特生無所遇卽歿身之後亦復鮮能道之粵稽往牒姓名隱顯藝文或存其目而無其書儒林或附其名而

佚其事蓋不少矣湖北近世人文如蘄州顧氏漢陽蕭氏廣濟劉氏孝感夏氏詩文著述學士類能言之若江夏劉氏湘煙學術精粹似過諸人當日亦嘗名聞公卿而去今未久姓名不爲鄉里所知著書滿家僅存遺目詢其子孫不復有人苟不論次其略以示後來則雖欲僅存藝文之目或附儒林之名亦不可得矣豈不慨哉案湘煙書目有陶士佚序又別有傳一篇不著撰人其文皆簡略不足以傳其人湘煙字元恭江夏人也幼警悟稍長讀書不屑爲舉子業磊落負奇善談經世聞海內名賢傾心希慕擔簦負笈不憚走數千里殷勤事友講習以成其學常訓學以經世而天下凡事必當求端

於天時宣城梅文鼎以厯算專家名重一時湘烽鬻產購書擔囊遠赴受業其門湛思積悟多有心會創議立解出前人擬議之外文鼎得之甚喜曰劉生好學精進啟予不逮與友人書曰金水二星厯指所說未微得劉生說而知二星之有歲輪其理確不可易因以所著厯學疑問屬之討論湘烽爲箸訂補三卷又謂厯法自漢唐以來五星最疏故其遲留伏逆皆入於占至元郭守敬出而五星始有推步經度之法而緯度則猶未備至於西法舊亦未有緯度至地谷而後始有推步五星緯表然亦在守敬後矣今厯書所載有法源法數並爲厯法統宗法源者七政與交食之厯指也法數者七政與

交食經緯之表也故厯指實爲造表之根今厯書所載金水厯指如其法而造表則與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測天則又與天密合是厯官雖有表數而猶未知立表之根也百年以來無人覺發因筭五星法象編五卷以明造表之法以正厯書之悞以補五星之法源而用表者得知其根文鼎深契其說筆爲之讚摘其要語自爲五星紀要今刻於梅氏厯算叢書湘堽又自以初學必先學步厯而後進於交食今官步厯所川厯草字簡略非熟詣者不能知況交食乎夫交食必已能厯算而後可以進推然亦在知其成法耳因就康熙五十九年七月朔日食依時憲法推日食算稿一卷就康熙

五十四年四月望日食依授時法推月食算稿一卷以爲初學舉例則學厯者易於推矣又欲爲渾蓋通憲天盤安星之用以戊辰厯元加歲差用弧三角法著恒星經緯表根一卷及月離交均表根黃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以補新法厯書之所未備天文之外究及輿地河漕食貨兵農經世要務皆有著述其於輿地獨契顧祖禹方輿紀要之書手自披校凡十許年愛其精博而微疵其縱橫著讀史方輿記要訂三十卷又以地理沿革之書浩博難罄規法 皇輿全覽之圖如其經緯縮於尺幅而以厯代沿革各就一代制度分色別注古名於今界上楮墨無多而觀者便之爲十五分部建置沿革

圖考一卷寧都梁懷葛著秦邊紀略有書無圖湘燧得圖以較其書匱合疑卽梁圖而顧氏方輿紀要頗有齟齬湘燧手書合訂爲秦邊紀略異同考六卷自漢迄元歷史書志凡四百九十七卷湘燧以謂天官地輿河渠水利兵防刑法食貨之屬一朝損益卽有一朝是非其筆之於書又有秉筆者用意不同秉筆者又各視其學力淺深而書之詳略是非乃勢因以其意折中著廿一史厯志沿闕五十卷王氏農書乃農政舊籍然廓而不切徐光啟之全書詳細典雅然須大有力者而始可爲元黃寶坻教民之書頗切民用因取三書而合訂之爲書三卷湘燧名日以著遨遊諸路節鎮大府爭延款之

其經世之略往往頗見施行客江南值總督高斌講求水利有請引淮水自張家堡鑿九里山龍春由宣化橋入江不復由瓜步者斌檄屬吏往勘湘燧與俱湘燧厯引其說起前明正統閒案牒如山而皆無確指無以決其是非因爲江浦開河議以折其悞晏斯盛爲江蘇布政使延湘燧訂正禹貢正義燕閒見其行笈有淮黃說悞及靈虹水患諸篇因以所受士民公呈與八院公移及會疏稿屬湘燧指陳利病湘燧因著引黃河自毛城舖由靈宿趨洪澤湖議以定其衡雍正六年有疏請於徽州設總兵官者湘燧推明兵制本有經緯不可輕議爲著說以上當道止之始湘燧遊河南年甫二十餘有

聞人走聲氣作條議上河南巡撫但獻搜緝抗挺餘黨之計絕無善政宜民湘燧以謂術出申韓行之必有事變因著說四通以上當事當事深然其說次第行之一除雜項差繇一停搜緝抗挺餘黨一誅白蓮教寬其里悞愚氓不械刑部一請漕糧已徵折色免責本色以甦民困河南人士無不感頌其言雍正九年江南天雨紅豆總督尹繼善欲以上聞而未知故事上元知縣以問湘燧湘燧因錄二十一史雨豆及雨物類近豆者編年紀代綴錄史文以上於尹尹徵原書因以籤記史冊頃刻而遍錄上大府一時人詫爲奇而不知非其至也大將軍年羹堯方征準部邀湘燧入幕甚見禮重湘燧見

其怙驕知後必敗托故力辭去之晚歲歸家杜門著書
悠遊以老湘燈精形法家言隨州議遷復文廟而故基
相傳在東城外求不可得湘燈卓主於地圍徑四望指
示大成殿基人未之信命掘土三尺舊址正見前後左
右不爽銖黍人詫問之則曰昔吾師梅君常爲人相墓
宅前堂甚隘主人病之梅君尅擇下窆俄而風雨雷電
墓前沙豁數里誠得其意而通之則效若鬼神然地理
至於術數末也湘燈著書甚富自編其目爲六十餘種
分七部類目下或自注緣起可以知立言大旨者略摭
於傳其有日無注不知所言云何與雖注而非大經要
者仍存其目於篇備稽查焉

學稼堂存稿目錄

已採入傳者不復重錄

天學部第一

日食月食恆星月離黃白五星疑問七種已見傳

論厯象之學學者所宜深討一篇

論厯學古疏今密二篇

天時地理各直省北極出地圖說一卷

答全椒吳荀叔厯算十問書一卷

天雨豆筍子一篇

事已見傳筍未著故仍列

地輿部第二

沿革方輿二種已見傳

論地理之學起於三代以前一篇

論地理之學不當泥於術數一篇

地理要說一卷

與唐太史黃學博論辨地理從始輕重書一篇

論歷代都會各有所取之故一卷

甘涼事宜一卷

自注甘涼觀察邀借未能果行作此遺之

水利部第三

江浦黃河農政三種已見傳

蘇松水利辨宋元以前之疑一篇

鳳廬水利

與靳河督所議各有所不同合共一卷

上元水利

有圖

上元城內溝洫考合前共一卷

靈虹水患說一篇

自注雍正癸丑寧鄉陶太史與王觀察往勘靈虹作此

赤山湖圖說一篇

有圖自注水落湖成平陸上元民請墾者多而阻者又云湖為羣山水流

所匯之水無所洩當事屬以往觀相度攷訂著為圖說

論淮黃治法之悞一篇

代江蘇巡撫鹽政乞緩濬運河筭子一篇

楚北水患源流一卷

楚水一得一篇

有圖

解張司馬奉督河相國招致書一篇

復晏大中丞相招諭鳳潁水利書一卷

辨宋儒南幹龍說之悞一篇

江源考辨禹貢水經之說一卷

經史部第四

沿闢一種已見傳

禹貢義解一卷

禹貢類纂一卷

列史甲子圖表一卷

六書世臣說一卷

白注顧寧人日知錄方密之通雅王旭莊麻法薛儀甫天學會通顧祖禹

方輿紀要梅定九麻算叢書

江南先賢事略一卷

擬修江南通志法源一卷

會典讀法一卷

兵防部第五

徽州秦邊二種已見傳

刪定治平略

篇卷未詳

銅鼓營政略

自注答遊擊問

一卷

與黃宗夏論黔粵苗疆形勢機宜書一卷

自注宗夏幕粵西撫提署

五次書問

時務部第六

河南四議
篇已見傳

三楚隱病書一卷

杞懷雜錄四卷

自注每見有識之士留心
世務著爲論說喜而錄之

楚地礦山可資鼓鑄之議一卷

代淮南乞增根引疏一篇

自注代戊之綱將終羣萃州
處作之三年不得當路者避

其難也友人以羣稿見示悉焚
之三日成此不半月而奏效

代淮南乞暫開泰壩以濟楚豫鹽運稿一篇

代漢臣乞增匣費一篇

應酬雜作三卷

疑當入
遊藝部

遊藝部第七

墨池玉牒二卷

自注一切書法所論不過手神結構無
及入手訣者於筆法何關唐以前悉皆

口授筆法故成就甚深宋元以後無之此傳論筆法實際發古人手法以及運神養氣之法

漁莊錄集解二卷

欽器圖說訂六卷

論古今田制利民深淺一篇

疑當入時務部

志曰撰述篇目例入藝文若其生平樹立非此不表則史家列傳又特著之若西京司馬遷揚雄之倫蓋常自敘其書史錄以爲傳也古人有三不朽立言居其一焉陳壽國志文辭最爲簡嚴而諸葛二十四篇敘論篇目綴於傳末蓋悲諸葛氏之志而悼其所用未足竟其學也湘陰所業或未可遽擬諸賢然亦近世豪傑之士得之不偶然者遺篇散逸無人振而發之志士所宜歎惜

者矣

此篇原未免有意敷張蓋以世尙辭華而絕學孤詣
易於隳晦故取人琴俱沒而舉世無聞者爲之恢張
表襮以寓此書顯微闡幽之指且示人棄我取之別
裁焉觀所敘論則微旨如揭讀此傳而不深風雨名
山之感非人情也余草志稿爲眾謗羣閔久矣會制
府人 親囑余於撫軍聞撫軍數白命斯文也余初
見卽呈此稿隱存專門難索解人之義耳而不謂視
如糞土也噫句不五七字斷落句不押佩文韻罪也
又按湘燿似康熙中年雍正初年人然其與全椒吳
荀叔書吳君余及見之乾隆二三十年間意其人尙

在也以無子孫乃致遺風歆絕如此觀其自注目錄
蓋嘗欲刻其書而未能今則遺書無可訪矣

歐魏列傳

嘗讀景陵舊志載其鄉明吏部尙書周洪謨貽當道書
論操涇利害未嘗條析是非但云將來敝邑如有舉動
勿謂言之不早初不解其所謂及見歐陽東鳳與魏運
昌言喟然歎曰嗟乎乃至是哉乃至是哉作歐魏列傳
歐陽東鳳字干仞號宜諸潛江人十四而孤母許臥病
彌年晨夕侍奉無懈顙天泣請身代萬厯乙酉舉於鄉
知縣憫其貧贈田二百畝不受己丑成進士授興化知
縣大水壞隄請賑上官不報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

賑浸窮鄉一舸渡湖風濤卒起民遙望哭聲震天東鳳
怡然不動民逋賦獲辜東鳳抗疏於朝減浮糧二萬石
蠲積逋一萬餘兩擢刑部郎疏斥大僚一時以嚴見憚
出爲平樂知府搖擗子弟化以禮讓稅璫恣行廣西府
縣風靡東鳳力折其鋒璫爲易嚮調常州建先賢祠樹
傳是堂撰毘陵人物志願憲成輩講學爲建東林書院
造高士王時英之廬侈風一變旋備兵潁上勤簡練禁
包折清驛遞墨吏望風解綬自潁歸田者數載天啟間
特起南太僕少卿東鳳三疏乞休杜門著述顯貴所至
輒引避之惟事關民生利害者則不憚力爭請改折兌
糧以甦里困請蠲議賑災黎實沾其惠奸僧計改清丈

額弓操羸奇東鳳訟置於法會開泗港議起東鳳與大吏書曰敝邑泗港離縣治纔二十餘里有古河一道分洩上流以達於江畏者潛景之議嘗出於一故巡撫趙公題請疏濬亦據景陵人鄧伸等條陳原任兵科給事中劉鉉疏議非專爲潛江而開也其後附港市豪有利築口停商舡而私壟斷者黃緣太府持議聞塞無何而曹尹開之已復塞而潘尹更開其塞也實藉太府司狡爲出示其開也亦由敝縣官民主持未聞景陵出一言阻之也三四年間豪民見太府虐炤稍衰遂改而倚景陵爲重復藉漢川爲援該縣士民墮其術中而潛景之議始歧而爲二矣然亦自知病鄰甘言俛求未嘗顯然

詆潛江之爲非也。至今日而是非愈淆，器競益甚。潛江以塞爲病，潛而景陵亦以開爲病。景夫使水果由潛入，景則潛江何敢損人自利？然而水之經行自有故道也。由承天而下一支從泗港通景陵，一支從夜汊自縣西而通監利，一支從蘆洲徑通潛江。故道見存，志乘具載。今潛江旣已自受蘆洲夜汊之水矣，而應通景陵之水，必欲障之以注於潛，不知潛以景爲壑乎？抑景以潛爲壑乎？不知疏故道者爲病鄰乎？抑曲防者爲病鄰乎？何其不自反也！且使果有利於景，無損於潛，潛江亦何苦過分畛域與之爲難？乃今潛江非昔潛江也。十年以前，宣洩有路，猶可代景受水。今監利、沔陽、潛水諸湖俱已

淤塞一入於潛永無消除致令楊林中州黃漢等數十
垸田悉成尾閘殫爲河海夫假道景陵以達大江景陵
猶不肯受乃驅其來而有所洩之水以注於入而不能
出之潛豈景陵田土有稅而潛江獨無稅乎景陵紳士
有廬舍墳墓而潛江獨無廬舍墳墓乎何其不恕也泗
港密邇縣治一隄橫亘水流汎直每逢夏秋水漲山廬
湫直衝北城迤東一帶逐年崩塌迫近城腳相去纔十
餘丈耳年復一年不知將來作何景象田土爲輕城池
爲重故潛江士民憂在眉睫乃景陵遠在百餘里外水
由泗港迂迴達江亦藉口衝城翼以聳聽何其不情也
十年之內曹尹潘尹目擊潛民困苦兩次力開河身如

故而曰淤塞年久何其誕而無稽也頃者按臺謁陵道經敝邑連名控訴批縣查勘王令親操舴艋詳察水勢復稽考舊牘詢訪輿論從實具申飭道覆勘正待議定通詳而景陵士民遽爾張皇阻撓蓋景陵人言景潛江人言潛官景者爲景官潛者爲潛此人情所必至無足爲怪若景人旣越境以防川又先人以防口居已於利而嫁害與人則義之所不當出也況潛景同爲赤子何有軒輊雖以景陵之庸愬致煩憲牌然止禁居民之盜決不禁通國之公議則其一視之公痼瘕之念亦可觀矣東鳳白忘封菲粗陳梗槩伏乞憲臺委官查勘同一澤國也水自承天而來景陵何以不當分洩而潛江何

以獨當坐注同一赤子也景陵何以防水病鄰而潛江何以代鄰受病同一水也兩縣俱有近港出土涓滴入景陵旣曰莫大之害而潛江何以獨有淤田之利相去百餘里之景陵旣恐衝城而二十餘里之潛江何以獨無牖戶之憂如一語無驗東鳳當與父老子弟同受斧鉞之誅臨啟不勝激切惶恐其與知府書大略謂景陵士民多謂泗港淤塞多年一旦議開則永鎮之害未杜泗港之水又來請就其言而爲景陵謀之夫景陵之害莫大於永鎮然必下流疏通吞納有地而後永鎮可築築亦可保若水口壅塞則萬里奔流之水束於一縷之河洶湧衝決何所不至恐永鎮之害終無了期矣該縣

士民知永鎮之害而怯於夫力之費遂置永鎮而專議
泗港若曰永鎮之費既省而泗港之水不來則計莫便
於此耳夫水必有所歸不來於景則往於潛矣我阻其
來誰肯獨當其往乎來而有所洩卽來何害開而於永
鎮有濟則開反爲利不急講於人已兩利經久可行之
完策而謬執其損人自便苟安目前之頗論其於利害
大小之際何忒忒也泗港自萬厯初年奉旨疏濬屢塞
屢開河身依然船賈通行而詭稱淤塞多年抗違明旨
此其咎不專在景陵亦緣近港居民豪有力者以塞港
而後京景穀船緣隄往泊賴以致富恐開則船隻徑行
無由得利故瑞炤方熾則倚太府爲崇瑞勢稍衰則借

景陵爲援景陵紳士居處遙迤不知彼縣關係政不在此故墮其術中耳然其說訖不能定也東鳳居鄉以德化人有盜刼質庫經東鳳門聲相誠曰勿驚我歐陽公異類革面如此潛俗從墓祭東鳳謂非古建祠於先世墓左置祭田訂祭約構一枝齋聚羣從子弟之秀者課執其中東鳳仕不廢學讀書無間寒暑著有素風居士集白在居偶筆一枝齋腐譚閒中漫鈔蝶軒漫書毘陵閒話昭州暇筆卒年四十九訃聞常州五邑士民奔走請祀名宦縣人請祀鄉賢

魏運昌字廣伯景陵人也家貧力農童子時負薪驅犢必挾書往羣兒嘲之不顧植禾鋤木棉率隨傭保取直

所抵盡日塗不沾衣康熙某年拔貢生授平江教諭教士有法著有平江教述巡撫趙申喬重其品與守帥互劾謂運昌不詭隨臚入彈章以證直聲聞於朝生員故有定額司衡者以人有遺才量取附學其後濫溢漸多有所謂鬼接頭飛過海與附學並列爲三流弊殆不可詰趙申喬欲盡汰之檄下覈實運昌以爲不宜過驟申牒請曰今欲除鬼飛附一案名正言順卑職奉檄日久竟無一覆區區教官焉敢違上令哉誠以末員下吏忝爲人師再三籌度中有所不忍也蓋附案與鬼接頭飛過海不同也附案名目不知始於何年但在康熙戊午己未閒卑職遊前學使幕中隨厯湖廣南北是時入學

名額大縣止有四人如武昌之興蒲黃州之黃蘄德安之應孝安陸之景沔長沙之茶攸岳州之華安童生應試多者至三四千人少亦不下千餘義興崇尚古博力洗庸滑南國雄風矜奮頭角每試佳者至十餘人限於定額文又不忍遽棄當夜分酒闌燭光炯炯展轉歎賞聲與淚下不得已循行故事附之紅案事雖私而心實公也其後果以文名或以科第顯者往往不乏詎意濫觴江河尤而效之侵失初意流弊蔓延勢所由來要之附案終與鬼飛二項不同濫取自上非諸生之弊此不忍者一也且全省人數甚多人庠年月太久卑職生長湖北見聞此三項者無學不有甚至多者半於正案卽

如湖南不如湖北之多求其縣止一二名者亦鮮是總
全省之人不止百計而以千計夫此千計者名隸膠庠
或十餘年或三四十一年其中廩膳者若而人出貢者若
而人襴衫敝朽頓褫其服簪纓久列降爲庶氓不惟無
顏對人庠中頗覺蕭瑟此不忍者二也又泝流窮源亦
多掣肘夤緣之子非能自進上之主持於學使學使倚
庇於督撫內之彌縫於禮部上下扶同山來久矣一旦
末吏紛紛然實指其人曰某鉅公某宗師當日不聞糾
劾不見磨勘今始蒙恥抱羞孝子慈孫不能改易分謗
固屬矯情彰穢亦傷厚道所以不忍者三也又湖南子
弟贅疣師席久已逢迎縣令蔑視廣文詞訟之外無他

學術詩書一道悉爲迂談方欲虛懷和氣誘而進之猶
且渙若鳬鷖過門不入今忽振刷名實斥去子衿有不
投戈挺刃而起者乎此可慮者一也又近日人情以多
事爲有才以閉戶爲怯懦憲臺洞開重門通達民隱婦
孺瑣屑皆得躋公言情本美意也奸猾之流轉爲得計
一旦有隙可乘借端恐嚇何所不至況飛鬼附數千人
未必終身無一婚戶田土與人爭角者也竊恐米廩頻
官多化園扉岸陞紛紛訐訟何日安寧此可慮者二也
凡人自作之孽其罪固甘乃懷金而求入紅案者一人
也攫金而准入紅案者一人也私相授受教官原不與
聞年月既深簿籍難覈萬一書吏偶疏立取職名代受

參處南北教官百餘其得安於位者有幾此可慮者三也卑職非不知去邪勿疑爲治以大德不以小惠也惟根莠誠妨嘉穀山澤亦藏龍蛇變通其法酌定期限一以康熙三十九年條奏爲斷其在三十九年已前者歲月久而人數多或可姑從寬宥其在三十九年以後者已奉申禁治以重罪彼亦無辭且爲時甚近冊籍易舉少有隱匿官吏參處固其所也布寬仁於定限之前嚴大法於定限之後以杜告訐以全師儒自此不過數年壯者老者死不待禁止而自絕矣申喬竟用其言中止全者四千餘人及解官歸養會當事議開京山泗港運昌上書巡撫陳詵曰前者憲檄開操家口泗港景陵

進士龔廷賜等已呈十不便之議未蒙鑒納今憲又有
曰治水務窮其源流洩必求其當運昌請以窮源之說
爲憲台言之漾水出蟠冢至大別紆曲盤旋約三千里
始出濫觴耳經漢中附庸之水二十有三經鄖襄從流
之水二十有五自鄖以上窘束山峽勢不得放襄陽而
下平原沙土擴爲大川至漢口僅衣帶比如人身喉腹
以至於尻狹不可增寬不可減由來舊矣漢過安陸南
岸無山故分溢而爲沙洋爲澤口明萬厯閒沙洋築而
京山景陵以下苦之北岸多山聊屈山曰水從白口而
洩於漢京山泗水從泗港而達於漢相傳高季興時築
隄塞口白泗並注義河而景

據定五年左傳杜

陵以下

又苦之順逆利害原委井然二口不閉或助虐以病漢南泗水久封忽開門以揖潛險乎苦操家口距白口不遠潰隄成渠非古河也沙洋無端驅爲蛇龍沮乎伏讀憲牌云士民呈稱操家口泗港舊有河道若以憲臺窮源求當之意律之沙洋不應自築澤口不必分流而士民顛倒是非壑鄰自固未見其有當也再讀憲檄曰漢水之患在上流者莫如荆門之沙洋在下流者莫如潛沔眞仁人惻隱之心也惟北亦然順治戊戌鍾祥之丁公隄潰而京山景陵漢川應城雲夢孝感漢陽受害三分至七八分不等建瓴而下七八百里浸成大湖舟楫樹杪魚遊釜中田廬漂蕩骸骨蛇龍億萬生靈流離轉

徒加以派築隄夫疲死饑餓皆漢水也未聞請分南岸也康熙丙辰以後一決於王家營而七城之苦再見一決於三官廟而七城之苦三見一決於葉家灘而七城之苦四見其餘小水不可殫述以害言倍沙洋而徒潛汚以地言自鍾祥而抵大江操家泗港正在王家營葉家灘之間惜未有以七城四苦上聞於憲臺者也假令聞之則推愛荆門潛江沔陽之心以及七城而操泗未可開矣士民呈詞咸謂操口泗港舊從景陵義河與上下風波諸湖經漢川之北應城之南由牛湖五通口以出大江似也豈知操泗以下京景漢應雲孝境內昔以湖名者大半已變桑田丈量起科輸賦朝廷無敢隱

尺寸者一旦淪爲鉅浸失業之民逃散遷徙賦稅何出
況二口會通全引漢水北注無復涓滴南行橫廣七八
十里左衝右突如駭馬奔軍所向潰隳景陵城池官治
且不能保室廬墳墓猶其緩者遑問義河故道哉伏讀
憲檄有曰委府州縣酌議而士民無與運昌人微官卑
固不敢爲出位之謀然在州縣鄰封隔壤水道田賦或
陷於不知或知而不敢昌言或言之而不能盡意畏上
官之念重則爲百姓之念輕顧惜功名之心急則直言
規諫之風微竊恐依樣畫葫模稜報命則七縣生靈庸
有幸乎伏懇暫寬州縣之議兼采漢南漢北之詞上而
國賦下而民生無任懇切詵初不謂然久之卒從所請

運昌於學好辨朱陸其時風氣所趨未能脫門戶也所爲古文辭謹嚴有法所著文集若干卷與漢陽蕭企昭相上下

志曰言地理者當權天時江河變遷殆如滄海桑田之互易不知其然而然也操泗之議歐陽東鳳所言豈不甚韙魏運昌僅就一方利害言之未嘗顧通省之形勢也然自明中葉以來下流故道久爲耕氓世業輸租納稅聚族繁支且二百年塚墓居廬星列棋布是以當事憚於改作也但天時變易雖不可知而人事不可不隨時修補倘思所以折二家之中使兩利而不偏於曲遏尤在疏漢下流而多爲之地東鳳之說裨益固不尠矣

此篇爲湖北水利之要害與水利考相表裏其不入水利考者非今施工之地也篇首歸責於周洪謨罪鉅紳之徇私害公末附魏運昌書則今之情形又異昔也一爲明代沔陽之人一爲國朝景陵之人以論水利合爲一傳亦史家比事屬辭之通義亦童子塾課所能辨者也秀水陳燿進士於余之將行求余薦司校刊之役校刊者校字句之錯訛也余爲宛轉薦於當事當事方疑余有私蓋輾轉托人以申其請有苦心矣彼一旦承委卽侈心大熾不以校刊爲事竟將全志指斥以爲一字不堪取用公然請獨任重修意亦不過爲多冒公費起見耳然當事畏難而事

遂終止則亦枉作中山之狼仍不得人肉喫矣其指
駁之說竟無一字可通別有辨例一卷此不復綴其
論人物則欲將人物表中史傳所有之人與此志所
撰諸篇分別門類各依時代刪去繁文爲人物志此
傳若將歐魏二人分時代別門類則所論水利皆不
知爲何說矣嗚呼人孰無肺肝不知此等肺腸如何
生也然當事批其稟揭云所論具見本源嗚呼本源
之說吾知之矣安得不視此爲溺廁邪

徐本仙陳良翼傳

徐本仙字佑倫蘄水人生有異徵幼穎敏讀書日數千
言通五經補諸生又習韜鈴能騎射試文於鄉未售卽

應武舉主者欲擢高第已知其才留應文舉康熙庚子
舉於鄉期集禮部會天下知名士六十餘輩於京師由
是知名元和惠士奇視學廣東聘本仙人幕或以千金
夜餽峻卻之惠遇諸生嚴本仙佐之以寬嘗客當道有
負屈屬代申者許重資謝本仙辭卻而陰直其事里居
爲人排難及以力濟人多自掩其功不任謝或曰子非
素豐卻謝矯耳本仙曰若然則古云士窮見節義必待
士富而見節義邪雍正戊申以知縣聽用雲南時故大
學士鄂爾泰以名臣總督雲貴有知人名一見本仙深
許之檄權昆陽知州有監司莅察海口水利前官取供
張於里下每日用銀百七十兩民莫堪也本仙直言民

不堪命監司爲改容謝本仙粗具芻糧不以累民監司亦無以責也前官臧某性詭譎錢穀抵代故遲遲屆期文籍填委約一夕覲面授受毋以吏胥及幕客與聞辨明畫諾如有失算亦不任悔本仙從之事訖覆按僅失憶十許金會巡撫以他事嗔臧且廉其與本仙刻密封臧陰事授本仙訪實本仙知臧有老母固申其誣最後詰以侵蝕開河帑金本仙卽冒承已交於已而陰促臧歸帑臧不知其故意甚怒之巡撫數得本仙申狀而臧實有才可用及見巡撫則大稱謝之且曰幾誤人言行且薦子臧喜言於布政使張某且謝之張曰子毋我謝此徐君力也備告之故臧由是慚且感激爲刎頸交上

官亦以是益重本仙雲南有滇池而海口者滇池之本流池方三百里最爲巨浸其尾閘止數丈由柴廠達塘螂川旁有山溪五道橫入淤沙海口不能暢流近海田輒淹沒有建言會五河一俾流急以刷沙者當道避之民田多擬入河民情不願大吏訪於本仙本仙曰分則殺合則張如有高山石崖以束之猶可不患旁溢今平定一鄉沙土平行一旦洪流合發以一河而總五倍之水必不能容震撼蕩刷崩岸雜沙與流俱下勢將合塞塘螂川橫放逆流平定鄉居民庸有幸乎當道不從本仙厯指諸河源委備陳合流利害且曰某等畏公之威無敢異議彼河流沙岸非能畏威者帑費而大害立見

海壅民淹他日歸獄者誰耶上官不能奪猶欲作堤壅海以濬尾流春事近矣本仙復曰堤工非一月不成而濬工則非一月所能必今二月且近堤壅海水不下海勢漫漫於上沿海秧田盡沒而種不得下矣尾流無水則其下之桔槔皆不得施上澇下旱大妨民作就使尾流深濬開堤之時亦必不能驟洩久蓄之水況又雨潦將至若果行之恐有壅決之患於是遂止鄂爾泰自廣東復至雲南屬吏爭言祥瑞或云海上有白龍見本仙晉謁鄂喜問之本仙對以無有既出眾交謫之本仙曰未見而妄言是病狂爲鬼語也前總督楊名時方閒居聞而喜之招見款語甚懽鄂亦以不欺益重其人補文

山知縣文山本安南地新立重鎮民獠雜處賦重事繁
又縣始設豪矜悍卒不知縣官兵藉民食歲數千石民
甚病之有陳善政糾眾上訴督府嚴檄禁之而府檄坐
陳誣獄驕兵稱快本仙力剖雪之奸民多請報墾加賦
本仙不聽上官詰之本仙報曰遊民豈真念切貢賦甘
勤苦力作且捐工本於瘡痍之鄉立業於不可知之地
哉亦見愚夷田多租少得誑墾照入手卽往收彼爲佃
戶欲得多租酬新賦耳夫愚夷遷徙無常賦重則易逋
逋則不獨新賦無著而舊賦轉爲荒額名爲加賦而實
減之也近聞丈量田畝咸思獸散譬馬方駭鼓而驚之
無惑乎狂顧賴纓愈不可控勒矣上官爲所感悟遂罷

其事一日報山賊剽劫須兵禦之軍吏戒裝本仙請先
往軍吏問故曰如無賊兵卽賊也需索供給寧有厭乎
所欲旣盈則詭曰賊聞兵至遁矣緣飾冒功則又有賞
某之請先以防詭也迹之果然文山徵糧歲萬餘石民
輸粟抵官大約公取其七私取其三本仙力洗除之捐
貲建文山書院延師課徒閒亦親往講論又置莊田二
里許歲收租入師生養贍權開化府篆有儂得位者東
安里土酋也里本交趾地得位率以歸附夷民咸重之
知府到官例有獻賀前官嗔其無獻奸隸逢之誣得位
販私鹽繼又遷其家貲自焚空室誣得位焚劫得位廳
於交趾而東安一里蹂躪無已人民駭散室生茂草賦

稅無出本仙廉悉始末力剖其誣由是得位自歸辦賦一里以安馬白里接壤交趾距城百二十里守兵五千支糧於縣先是權府言於督府請附近居民納租馬白建倉便於兵民支納督府報可本仙阻之曰馬白之去交趾三里許重地駐兵防之兵雖駐彼妻子悉居城內彼地米賤城內米貴兵於貴米處得米以養妻子而持銀於賤米處買米自給是以兩裨反是則兩害矣且地無城郭建倉貯米計須人守每日役二十人猶爲少也居民終歲供力役矣納糧城中止損一二日之夫力而令其終歲番守孰勞孰逸又近者禁米出口聞彼都聚落至十餘萬人多食貴廩民漫無管束情急走險夫以

可欲難得之物而置於耳目垂涎之地脫有不逞徒率
眾搶刦致成邊衅是自階之厲矣督府深然其說立止
不行烏蒙土府陸萬鍾不法改設流官其叔父鼎坤率
眾效順方當引見而夷性多疑與其族屬謀觀望爲順
逆及鼎坤入授歸德參將賞銀萬兩於是大喜過望卽
書與子目令毋爲逆而眾謀已不可止遂破城邑殺戮
官民鄂爾泰以官兵討平之執訊黨目株連甚眾擒戮
官兵又多誣坐爲功本仙均爲委折辨白上官詰曰子
親見乎何其言之鑿邪本仙曰叛者數千百人其當誅
者亦非能親見也鞠獄不惟佐證而必責之親見覆盆
之下無生理矣上官無以難之開釋無辜殆十之八九

歲飢請糶倉粟官價石米銀九錢較時價僅三之一設法給籌人無混冒新穀已升卽停其糶市估多私請石米繳銀二兩有濟於人而官有自然之美本仙峻拒之總兵官曰軍營亦願石價二兩於兵猶有所利君何執也本仙曰今買賤米者非卽他日賣米補倉者也糶多則糶補必累農民今則官民交利他日民獨受其害矣時本仙已擢雲龍知州總兵因曰君已他調交價後人而我無難事且得餘數千金何樂如之本仙曰本仙平生無利已以累人總兵深折服之雲龍在萬山中賦少訟簡井鹽爲其專政每知州到官各井竈公備供張器用本仙悉免之罷除一切非制歲除前一日吏稱故事

是日必盡法拘比欠戶則私鹽不行否則竈戶需銀度歲私售者多惟乘除夕易行本仙曰今使有鹽之戶不抵舊欠姑與見直爲卒歲資彼亦何樂於售私人慶新年竈戶獨罹痛楚抑何忍也因戲集古人名大書偶句於鹽肆曰大覺寬饒有道莫愁慈善無鹽於是竈戶踴躍赴店售銀敲扑不施而私售亦絕奉檄徵修雲南通志居會城吏目忽報井竈被水官倉盡爲居民搶食時普思猥夷方擾上官欲大誅戮本仙曰饑民爲盜迫則走險曰果爾則兵勦之本仙曰情則冒昧以救死法則刼帑而聚眾論法亦宜準以情也如至用兵則殺戮之慘軍需之擾是又一猥逆矣遂單騎歸治開誠布諭擒

治首謀數人餘悉令以所得升斗首實準常平借例秋
收納倉民情貼然夷俗病不服藥師巫持神說蠱之歛
金祀神費數千金神名二爺黃帝本仙立焚其廟居民
無恙州俗婢不婚配所生子女曰天生子本仙令僕婢
之無偶者及年許自擇配酌給婚貲違者悉治以法捐
貲創建雲龍書院人文興起雍正癸丑大吏檄州碾倉
米五百石卽遣州民千五百人運普思軍前充餉本仙
申報曰雲龍漢民皆寵戶夷民局縮不敢外出前官運
粟東烏議僱客民人給銀二十兩猶強而後可彼時計
三百人應給銀六千兩俱出丁糧勻配本州歲納丁銀
七百餘兩是一年而征八年有餘之條丁矣元氣消耗

未復若復運米五百石用夫千五百人普思程站較之東烏遠九舍而州米盡貯江外到州又須三舍仍前人給銀二十兩勢必不敷卽以二十兩計亦共需三萬每石糧田應加征丁銀三十兩州屬糧田每石值價止三十兩是必盡賣一州之田甫能辦此軍糈若果行此州且無人追呼急切且有他變遑問井課哉卑職非不知軍務重大規避有誅然萬難措辦之事必欲勉強將來情見勢絀且或別生事端則急公反以悞公避罪適以招罪伏祈轉撥附近普思不犯諸難之地深爲德便如其不然唯有席藁待罪而已大吏竟允其請州民如獲更生故大學士陳宏謀時爲雲南布政使深契重之會

以艱歸 詔舉博學宏辭尙書奉新甘汝來侍郎臨川
李紱皆薦本仙本仙服闋以雲南考績報最入覲 上
以宏辭尙須期集俾先試而赴官蓋特典也俄授永昌
知府永昌內轄三屬外轄十四土司本仙覈減公件浮
徵修城濬河田疇倍獲永昌奢侈婚娶過制以法禁之
行養老之令月朔八十以上者赴明倫堂膳之俗由是
知禮讓總兵官顧某喜事好功番目法賀白嘗襲殺刁
派烈盡有其地本仙以術控馭之賀白進退失據率眾
渡江將投威遠恐人謀已挾眾自衛取道廠中近地廠
中恐其尋仇報牒張皇顧聞之卽率兵五百往勦本仙
以遠夷非用兵地兵少無濟兵多費鉅輕動輒延數年

之憂數千萬生靈之戚也力阻不可檄徵府庫銀八百兩本仙亦持不許與辨曰廠中數萬人自爲衛又無妻子之累足以拒敵如謂數萬人不能拒則五百人亦何濟於事廠地距永昌二十四舍人來兼程已旬有九日矣聞彼駐地離廠不半舍彼如刼廠則已刼矣猶待我兵緩行二十四日後乎即使廠待兵救兵能常居彼乎兵在彼退兵退復來於彼未難我則病矣如謂兵可常住彼地非有倉儲全賴鄉寨赴糴兵之所處人以爲畏設皆避不赴糴兵尙命懸安問敵耶況乎廠民非有家於彼也貧而負債者以兵至藉以他避富而挾貲者尤不安此危地鳥獸之散所必然也本將衛廠而反以

散廠利害甚明可造次邪不聽曰若聞前此普洱知府
悞不發兵彼且得罪乎本仙曰彼及內地當發此乃外
夷不當發也因力請任其後咎顧無如何而止後知賀
白已渡江無劫廠事顧乃心折孟定耿馬之閒有茂隆
山產金銀土府請開本仙固不許奸民乘閒請布政使
檄開集眾竟往茂隆本仙駭曰此事果行殺戮生靈不
知凡幾孟定耿馬從此多故矣無何耿馬土司報廠眾
誅殺野人七百餘人耿馬非永昌轄本仙屬總兵官飭
耿馬嚴謹邊界俄而耿馬報稱野人數千赴廠尋仇殺
廠眾五百餘人孟定土知府牒報廠徒被殺餘數百人
竄入其境搶土府糧遂土府出署本仙奉檄同總兵官

相機撫勦久之方輯人服本仙先見之明擢雲南糧儲道按察副使銅鑛日久傾陷工徒多散新開不易竭帑調劑欠累鉅萬猶不可止大吏請令糧道多發工本以爲接濟然易發不易歸也有轉運官傳某駐天津稱某年運官某有子與僕私售官銅事前官及監臨大吏均罹譴咎然察其言未足據而大吏欲先劾奏俾本仙上揭本仙力爭不可乃堅持不覆後知傳聞失實其事遂已上官陽服而陰忌之銅政更例先領銷者律以新議當追數萬餘金十數年歷百十官均不得免本仙力言當分例前例後且曰刑名枉人止及其身錢穀枉人則并及身家子孫此百餘官十數年中罷官貧故者甚多

必欲追之曼延興大獄矣遂力持不肯上凡司道審錄各道歷皆拱默受成司吏各送一冊旋即持下本仙力主平反多所糾正大吏亦虛中聽之後解官歸乾隆戊子卒年七十有七著有淇中草並課餘集三卷曲辰堂詩前後二集曲辰堂文集另刊續千字文年譜紀略四卷藏於家

陳良翼字孔十蘄州人乾隆癸未進士任福安福清知縣有聲再膺特薦擢通判乾隆四十八年巡撫以臺灣民好械鬪滋蔓難治檄良翼權諸羅知縣廉悉漳泉流人寓諸羅號羅漢腳者實爲禍首乃擒其尤黠者十餘人寘之法於是民用寧謐後三年擢雲南嵩明州知州

良翼念母逾八十乞歸終養已解任瀕行矣而彰化忽有林爽文之變或曰子無官守變起不及子可速歸良翼曰事未萌去可也今一舉足則人心搖矣且予爲舊官當佐新官籌滅寇策敢逃死乎迨彰化陷賊勢益張驟攻諸羅城破賊大至縛良翼去將殺之過市中市民爭呼救我父母有陳維寧者藥肆買人也哭出冒刃抱良翼慟哭請以身代賊首見之驚歎遂并釋之俄有賊擁婦女小兒至遙見良翼曰此公家人吾不忍辱謹奉歸公初諸羅聞警良翼門人福安江浩爲諸羅教諭請良翼曰我等義當死難而家人可以無死因請良翼繼室孫同浩母避居鄉村其時亂未作也至是賊歸家

入良翼訝之察之果非佯諾受之既而問焉同知董啟
延之二女及其子婦幼孫也問何詭我女掩泣對曰城
破父兄被殺聞賊號令盡殺官吏蕩其家惟陳公得民
戒毋傷公老幼故冒恥托公以求生耳良翼旣不死思
倡義復城會鄉民來迎乃至青道莊農家招義民且請
兵提督而教諭江浩亦別集鄉勇與爲接應迨總兵柴
大紀至遂以義民同破賊復諸羅城受札理縣事時五
十二年二月也賊復率賊來攻城旋散旋熾良翼與官
僚并力守禦凡八閱月大小六十餘戰又多方勸民助
餉無缺上聞嘉之命以知州銜攝縣事其後兵民食
盡死者無算城中危甚良翼急命取机爲糧机者榨豆

取油存其滓也眾難之曰此糞田所用人不可食食亦
斃耳良翼禱城隍神先自食無恙於是僚吏兵民皆食
十月初大學士將軍福康安統兵至賊眾敗散圍乃解
未幾巡道永福以徇匪柴大紀劣狀治罪良翼亦坐永
福事罷官初大紀獲逆黨輒先上聞然後交良翼鞫問
正法先後二百餘人中有三十五人實良民良翼不忍
殺具白大紀大紀執不可良翼爭不聽度力不能抗乃
私縱之而詭以正法報命巡撫廉得其實坐良翼欺匿
擬以重辟 上曰此事由柴大紀妄奏玩視民命當軍
務緊要尙敢回護冒功枉陷無辜不顧人心渙失罪不
容誅非陳良翼虛心研鞫痛切剖陳幾致無罪良民駢

首受戮是陳良翼之扶同通報爲保全多命從中婉轉
雖該員於察辦大紀劣蹟時不及實稟直至辦理緣坐
始行呈明不值錄用其罪究屬可原所有陳良翼問擬
斬侯卽釋放回籍閱一年以 萬壽恩給同知銜尋卒
年五十五良翼之在臺灣也瀕死而生者三因詳其本
末著三生瑣談二卷

志曰近方志家記載人物有宦績一門意倣史漢循吏
而方志所載循吏則又官斯土者事狀非其地所產也
故避其名或爲宦績或爲政事其實不過府縣親民之
官存治效爾然史傳尊嚴後世猶有假藉方志猥濫所
稱循卓率似計薦考語冀黃卓魯直作甲乙標品之辭

按其實事蓋茫然也今取舊志名目無事實者刊落浮辭存名於人物表其行誼卓然有可紀者矍相之圃寥寥無幾矣去其門類各以名姓標篇春秋所爲議而不斷者也徐本仙之臨機制變料事如神蓋有節鎮之才惜未盡其用也而平日潔已愛民和衷僚友抑何平易而近人邪陳良翼以可去之身猝聞難作乃能挺身赴急不顧身家激勵忠孝危城得以固守非特忠勇卽其智略亦有過人者焉卒爲柴大紀所連致罹重辟非

聖天子洞燭幽隱幾於覆盆冤矣危哉方難作時良翼爲賊所擒已瀕死矣市民爭欲爲死乞全於賊賊且爲之感動因得脫身以爲後圖故善謀軍者當先知撫民

彼刻剝其民媚上冒戰功者可以從軍乎哉

武昌劉氏傳

武昌劉氏皆受三裔也受三子至德至德子吳公吳公子仲淵淵子材材子建功建功子養和養和子學周學純學周子惺惺子曰襄曰永曰永子又蕙先蕙帶蕙帶蕙子時遠祖陶祖陶子光叟

三受字應階江西南昌人早入太學元末避亂來居武昌性孤潔不樂仕進所居在山水閒栽花種樹吟嘯自娛教子孫讀書著家規十則

至德字樹滋年十七補諸生潛心求學言行不苟置田一區租入以濟貧乏嘗見路有暴骸脫已衣殮買棺瘞

之

吳公字天民弱冠補諸生旋棄去力農值天旱官求不雨吳公齋戒沐浴禱於天旋大澍雨知縣聞而異之往顧其門稱疾避焉

仲淵字翠谷廩生築室得藏金不自私呼四鄰分之有里人貧而爲竊爲家人縛仲淵釋之貲錢一萬其人由是力善治生仲淵死其人立主祀之

瀾字南樓正德丙子歲貢授四川雅州州判攝州篆蠻民不勤耕作多搶劫好爭訟瀾多方曉諭督民墾地自是民務耕種每里舉鄉耆一人使轉相勸導月朔考校善否示以勸懲卒官百姓如失父母

材字楊泉甫成童補廩膳生嘗見人自縊樹下材救甦詰其故則舉家被焚無以爲生材厚贈之有兄弟坐誣獄或告材冤材憐助數百金贖其罪鄉人德之嘉靖己酉拔貢授司經局正字擢中書科舍人尋棄官歸

建功字新衢弱冠食餽有聲學校爲人直而好義其友趙某貧甚建功時周之趙死託其妻子卽分田以食里有父死無棺質女得銀被竊去建功爲助葬嘉靖戊午拔貢著有三餘集六朝人物記燬於兵

養和字仰衢早補諸生淡於仕進里有彭某數橫逆養和下之又侵其產養和讓之家惡之縛彭訟官養和曰此愚人請釋之其人始愧悔

學周字翊成一字南疑萬厯乙未成進士除江寧知縣
值歲飢民相劫奪學周發粟以賑招來流民外艱服闋
補南陵有疑獄前官受賄入人罪學周廉其冤釋無事
三人補宣城其地多盜學周率兵擒治羣盜望風遁跡
民婦爲豪迫脅不屈赴水死事久寢下車訪問表其烈
所至民立生祠遷文選主事晉郎中卒官崇祀鄉賢
學純字合紘負才尙氣議論今古傾其坐人順治戊子
恩貢任鄖陽縣教諭

惺字旦寅一字郁寰少倜儻構屋西郊立文社招致名
流如董其昌譚元春鍾惺吳裕中諸人以文行相砥礪
著有培荆集劉觀射集今失傳天啟四年歲飢惺出粟

千石一方賴之又讓居宅爲新街行路稱便天啟甲子鄉試副榜官順天府通判有賢聲卒官

日襄字天生號放雲弱冠有文名順治戊子恩貢任賓州知州壬辰土寇陷城不屈死贈廣西右參議

日永字二致號怡亭幼穎異過人閉戶積學著待月軒集順治戊子拔貢授瑞州府通判攝南昌縣事民陳楷與王某夙怨王犯盜誣陳下獄日永廉其冤釋之攝新建縣縣多差繇日永捐俸集事民無困者浮梁土寇蹂躪民心驚擾上官檄日永鎮之日永單車就道置腹推誠多方招徠人心遂固遷直隸永平同知擒巨盜馮虎搜剔餘黨一方以寧晉通薊道通州大旱日永命發粟

數萬親赴各鄉賑民民感歌之調霸昌道有下僚餽以玉瓶曰永卻之曰若小吏從何得此署按察使卒官又蕙字畹又歲貢閉戶積學熟於春秋同縣知名士多出門下

先蕙字源蓀由廕生任太常博士改授山西徐溝知縣下車治劇盜與民除害歲飢捐金遣人赴鄰縣買粟以賑多全活學舍燬兵招士子倡修收古書史其中延名宿主講文風大振以病歸父老泣送千里外

帶蕙字衣荷號存齋貢生初任湖南宜章訓導擢靈石知縣夢神人乞棲止地次日一僧訴火燬廟址久爲土象占累控不得歸帶蕙懲強梗平反之靈石多深山流

匪數千遁其中數掠居民或請勦之帶蕙持不可單騎
入箐谷曉譬利害卽時解散民慶安堵後卒於官

時遠字馭侯一字蘆峰童年熟二十一史弱冠中康熙
癸酉舉人授蘆山知縣單車赴任微服入境訓知民俗
莅事日卽顧吏曰聞此地小民貿易每日輸錢於官歲
致千金信乎吏曰然時遠卽諭免之有劇盜數千盤踞
山谷爲商旅害時遠設方略率吏民擒之民有居廬爲
豪右所奪時遠追給其主土司有女酋者造屋違制將
抵罪時遠白其無知請釋之又毆死縣民者時遠擒殺
無赦苗長恐使人三餽金時遠亦三反之擢成都知府
未任以病歸

祖陶字思勳一字康衢甫成童補諸生繼伯父歲貢生
又蕙爲嗣事生父帶蕙母楊氏並能盡孝時遠官錢有
缺祖陶鬻產助之有族人逋賦不能償以其田質金祖
陶受田而別藏其租入三年并券歸之祖陶貌魁梧鬚
長尺餘穎敏博覽經籍康熙壬午舉於鄉雍正甲辰會
試通籍當除知縣聞生母訃奔歸哀毀卒

光婁字魯纏年十六記二十一史爲名諸生雍正初海
運倉監督江夏王開銓見而異之贅其長女光婁因居
江夏入市糴貨商者忘取價去光婁訪店與之有遺金
雪地光婁拾之還其主曰感先生盛德請留姓氏光婁
不答河南衛輝知府金樹屏聘閱試卷有懷百金賄光

婁正色卻之聞於督學劉湘亦聘光婁辭不就晚歸杜門著凌雲堂集年六十八一日夢天曹下聘書尋病卒

黃岡朱氏傳

黃岡朱氏有聰一聰二兩族聰一長支五世孫靜次支九世孫荃宰聰二曾孫文智文禮文智長房四世孫廷相廷相從子朝龍七世孫崇斌崇斌孫之柱之裳之柱從弟昌運國梓昌運子澤遠澤遠子寵錫寵錫從子然崇斌從子續彭續彭曾孫天炎次房五世孫守乾三房孫全鍾全鍾六世孫繼蛟文禮孫實澄珊實之五世孫光斗王佐光斗從子繼寶繼寶從子國鈺國鈺子案扶屏案扶子申申從弟天柱

文智與弟文禮皆諸生性忠厚每均財輒相讓尙義勤施兄弟爭鬻嘗歸省江西祖籍饒虔吉信連荒慨然勸賑正統成化之間先後輸穀者再凡三千有奇事聞敕爲義官勞以羊酒建坊旌之

靜貢生天順壬午辟舉安吉知縣歲飢流民蜂起軍吏請臨以兵不可招俸賑卹所活甚眾亂亦旋平

全鍾廩貢生事父永富以孝稱父病日夜侍湯藥終年衣不解帶父卒哀毀骨立扶櫬將窆風雨驟至眾避之全鍾仰天號泣雨爲之止

澄與弟珊穎異絕倫生八九歲塾師課以江賦珊一遍成記澄亦僅遺水母目蝦句成化甲午同舉於鄉澄授

淮安通判珊授雙流知縣著有聯珠詩集

廷相嘉靖丙午舉人授大寧知縣革寧陋規嚴懲贓吏而寬於庶獄

朝龍隆慶丁卯舉人授沁源知縣廉潔自持家無儋石儲吏有私請者持金夜入朝龍叱去之曰人可欺天不可欺心不可欺也更懷慚而退

守乾廩生師事王守仁三載告歸守仁書致良知三字示之後守仁巡撫南贛討宸濠召守乾入幕凡兵符疏稿多委任之及拜南京兵部尙書欲以守乾爲兵部主事辭願歸授先生師道箴改過箴謹言箴爲學箴務實箴主司之命不敢遵先生稱爲理學正宗

荃宰字咸一明末己卯辟舉授武康知縣以最召赴京
道卒著有周易內外圖說禮記會通禮記金丹毛詩類
考孟子年表經濟錄論世篇世史尙史文通詩通詞通
樂通韻通大學權衡中庸權衡行於世艾南英稱其孝
友廉讓留心著述於車載舟師皆有指授

崇斌字玉璋歲貢生家貧力學主講問津書院一時經
指授者皆有法度著有學庸疏義友善堂文集

王佐天啟壬戌進士篤學端品嘗於私室設功過簿以
自省惕至老不衰

光斗廩貢生官永康知縣有清操卒官縣民涕泣斂錢
爲贖

繼寶字漢章生有奇氣不與凡兒伍八歲受書塾師督之嚴卽逃去適官兵調征雲南舟泊陽邏繼寶隨之及長以破賊功授雲南將領調任貴州

繼蛟貢生性忠厚好施與每酷暑施茗飲於路里有貧不能殮者出已資助之凡與人接衣冠必肅言語不苟年九十餘卒

之柱諸生好學能文經史滿架皆手繕錄座右置政過省心銘自儆

之裳康熙癸酉舉人癸未會試擬第一未售修撰武進呂宮序其文行世

昌運字奕受少孤事母孝館江夏適夏逆猖獗路梗昌

運仰天號泣賊感之使縋城省母母卒三年啜粥康熙
戊子舉人除石首教諭

澤遠字京謨生質慧異以十藝受知於學使凌如煥雍正
已酉舉於鄉著有如蘭詩集故河道總督江夏葉存
仁出其門

龔錫字渭沾任山東嶧縣縣丞轉調單縣修黃岡集堤
數十里堤堅如鑄民不知勞又捐俸賑荒所活甚眾從
子然

然爲諸生有聲事父母孝母病侍湯藥數月不解帶母
卒以毀得疾疾篤執父手恨不終養大號聲絕

國梓諸生好義解推康熙十四年飢捐穀三百石以賑

國鈺貢生父繼善卒國鈺尚幼哭泣動人及事母程能盡色養母卒哀毀廬墓三年子案扶

案扶字典傳好古勤學雍正癸卯舉於鄉除南漳教諭振興文教主襄陽講席指授制舉文皆有法度與修安陸襄陽鄖陽三府合志以艱歸纂孝經衍義五經註疏至老不懈又有知心堂文集乾隆戊辰登進士

屏諸生方直善訓後進嘗損費助修學宮及察院申字廷重性敏異監生考授主簿不就潛心舉業主萊州正誼書院乾隆庚辰舉順天鄉試著有會心齋集天炎字元少諸生父母沒殯葬盡禮弟妹在襁抱中撫之至於婚嫁祖母柳七十有餘齒俱落天炎與婦萬每

食哺之夜則溫其衾終其世無懈家僅中產析美者與
弟弟嘗被訟典已田爲營解戚族貧者分多潤寡人推
長者子英乾隆己亥舉人

天柱諸生篤行好義能周貧乏貸財不能償者輒焚其
券家以是落亦不恤也天柱又於賽雨山後建石梁名
長生濟行道知縣劉翼爲立碑示不朽焉

天門程氏傳

天門程氏皆旺之裔也旺之子舜民舜熙舜經舜民六
世孫履華履華從姪都都之子方廣舜熙六世孫飛雲
飛雲從弟世法飛雲子大夏大濩大復大濩子方蕙大
復子彝方蒲彝子文選舜經子鴻鴻之子宗簡宗簡子

以鑒以驄以鑒曾孫大模以驄子夢男夢男之子雅

鴻字子漸號東磐生而岐嶷父母異之弱冠卽屬以家政正德癸酉舉人授通江知縣民氣喬野鴻馴之以禮振其秀民二年俗變以內艱歸起補鹽城知縣海溢縣境颶風霖雨居民罹患露齒遍野鴻弔死問疾坎地爲二塚辨男女瘞之擢饒州通判署景德鎮同知監陶御密虔潔供事故事弗還羨餘鴻以銀三千兩歸布政使遷南直通州政務樸質及惠民生以老乞休初魯鐸官祭酒懲弟子無稍貸一生跡弛被楚已而宦達爲南直大吏鴻幼師事鐸稱高第或語鴻貴人方怨魯先生慎

無自言出魯門也已謁大吏問君景陵亦識魯祭酒耶
曰是業師終身佩之不忘豈但識耶大吏嘿然鴻卽求
歸

宗簡字叔可幼岸異能世家學析田推肥取磽補諸生
食餼有年當歲薦以讓其友至再學使重之後以貢生
除永寧訓導京山李維楨監司河南延以優禮曰鄉之
望也敢以秩視於是兩司長吏皆矜式之宗簡曰嗟乎
丈夫豈可因人以熱引老乞休居家課子弟有禮法所
著詞賦善規諷得古人立言之旨嘗會同人於黃鶴樓
眾欲題詩宗簡謂崔灝而後誰能奮筆因撰全楚大觀
賦爲眾折服年八十燈下作細書不倦雙目炯炯長吏

請延鄉飲大賓以書婉謝著姓氏全譜編韻彙次采摭該博

以驄字龍亞貢生授肇慶訓導遷潼川學正善相士後攝廣寧樂至縣事平情持法不少徇有富人當與丐對簿陰屬人關說願出千金爲壽以驄大書庭曰敢賄千金者坐曲民畏法行風化肅然貧懦者由是得理又監稅他縣吏白豪族抗逋前官素匿之發輒整人以驄亟逮誅之觀望者不敢復有所恃又黠盜數輩依林莽殺人取財官捕受買縱之以驄選徒從窮里縛治無貸又繩其豪猾吏治效著聞大吏以循良薦未上旋引年歸以驄善詩古文辭爲人所稱

以驥字季房諸生至性純篤宗簡年五十生以驥愛之甚三歲抱膝上授以音律卽成吟每得句父見輒喜未十齡詩已成集年三十恃愛如嬰兒日一卷詩娛親左右同里譚元春數輩唱酬甚夥及遊古燕齊吳越經涉萬里爲詩並縱放不羈後多散失今存北遊兒戲等集北遊者求厥考墓銘單騎走數千里書所見也兒戲者誌兒時侍父事也

夢男字中男侍父疾五年摩按如醫扶持如杖迫則廢櫛廢沐廢寢緩亦廢笑廢言廢其讀書至大事畢而夢男亦憊且瘠矣家富藏書後燬於火夢男抄補多於舊日遺業千金爲市豪所欺置不復言遺詩文各一卷

雅字公酌博學嗜古工文善誘教後進族兄飛雲與縣鉅室鄒枚互延爲子弟師多所成就每就試學使以國士目之有李某督學深契其文榜揭旌門多士傳誦人以爲榮後以歲貢終嘗修族譜宗人德之

履華字雪友少年爲諸生作制舉文不肯隨俗與人常喜無怒不校橫逆不計報施嘗舟行遇暴客以談笑遣之盜還所掠物曰公長者也一夕宿逆旅有婦人夜奔善言遣之本縣清丈田畝議論蠡起履華以十議上書知縣知縣避之當時以爲允通判某聞其名造訪不納中歲卽棄去舉業專務讀書口讀手鈔盈笥累笈數十年不入城市父母卒後束身一齋妻孥罕獲其面所著

詩古文辭富於等身尤愛頤養之術晚年能數月不食
自號紫芝道人

飛雲字培風生有異兆七歲能文章應童子試一時有
江夏無雙之目傾動一府父士傑不欲童年率進鍵戶
課之順治甲午鄉試第一己亥成進士引見綴行以出
世祖目送之曰此甲午湖廣解元也銓授推官旋以
推官缺裁改涿鹿縣歲祲四境嗷號力襄賑貸時邊徼
未靖軍行所過飛芻輓粟羽書旁午飛雲咄嗟籌足椎
牛爲酒親勞於民市肆不撓而軍興無誤涿鹿俗悍輕
爲奸劫飛雲計服其豪盜治盜狡黠推理縱跡所在擒
治無遺於是民獲安寢又以民窮爲盜定讞入辟多原

貫之壯有力者多願歸農考滿擢行人尋告歸方飛雲
居鄉鄉有明季弊政奸胥分納戶色日曰收戶歲易之
曰排年徵一輸十不十仍注爲逋追呼如沸械繫屬路
迫則竄亡流離居者鬻妻售子官吏便之勿聽治發摘
飛雲族人有一璧者嘗條其議未上飛雲暢發其意爲
書萬言謁大吏遍告監司方面裹糧上下曠日月罄橐
囊如搜身患逼切呼救奸人忌之身幾殆主者察其誠
乃奏除立石爲長遠法正供無缺而鄉人始有田廬之
樂縣人至今稱之飛雲爲人本原孝友喜獎進後學方
親喪在殯鄰人火起將及殯室飛雲籲天遽呼風反燄
滅將卜葬其親營兆未得夢神示方向起如所往見霧

靄有龍蜿蜒趨穴果得善地人謂孝思感鬼神也擢工部主事不赴以子大夏官封戶部主事

世法字元楷性穎慧好學攻苦不知寒暑晝夜里中力作者戴星出入率聞世法書聲讀書江漢書院當道交稱布政使欲妻以女辭曰家故有糟糠婦也府縣官吏求交者概謝之康熙己酉舉於鄉授歸州學正諸生執經請業親爲指授俾人人融釋隱疑不事干謁不治生產生平不言人過善飲酒甚醉無失言謝絕世事讀書而外若他無所知者棄官歸卒歸州人士德之爲立碑於學

都字邑郎老布衣也工於詩貌奇而古冠履稱之居馬

陂有林泉之樂雜植花木課田灌圃以娛其老親長其子女塾不延師子弟能辨方名則坐之齋中教以循謹恭敬講說忠孝大義然後授以詩書晚號蠅叟有自著傳

大夏字禹奏號悟齋康熙己未進士授黎城知縣一遵獲鹿舊績設四征法不事敲朴而民無逋賦新其學宮士風振起會歲旱徒跣禱神雨隨禱降有富商得罪重賂求免執論如法錄囚有兄弟六人俱罹極法大夏力請開釋五人父疾假歸欲遂侍養父以疾愈促之出補戶部主事外艱再起條理運米事例剔除僞冒主鹽法盡革陋規熊賜履謂其身處脂膏能不自潤遷禮部郎

中·召對瀛台 聖祖深加器重監督倉場革宿弊新
倉厥常嚴夜冒霜風巡行四衢以勞致病差滿卒於京
大濩字載堯貢生官竹溪教諭徵博學鴻詞未及試卒
於官年二十七歲生五年能詩十年能賦蓋才敏過人
童年早慧而惜其天也

大復字環修一字啟元號介庵淹貫經史工詩古文以
廩貢生銓慈利訓導時故少保楊宗仁爲慈利知縣深
知契之擢崑山知縣瀕海要地賦繁政劇民習機利大
復數爲微行洞悉民隱懲奸剔弊不動聲色內艱當去
巡撫于成龍上其治狀 聖祖命墨綬治事是時瀕海
州縣多奸民與海賊遙通聲氣爲患鄉邑臺司羽檄交

馳緹弁往來偵視蹤蹟羣情惶惶民思遷避大復密爲
部署約束善良轉相防攝而外示鎮靜若無事焉賊魁
旣殄餘黨多鳥獸散而狡黠誣指牽引株連所在竄匿
獨崑山四境安堵民無罹其患者 聖祖南巡召見
行在大僚如宋犖張伯行等皆以循良第一論薦無何
以被誣去官當時惜之

大模字相時國子監生富而好義族有艱生計者與以
田宅無殯殮者與以棺衾康熙戊子己丑閒歲大飢大
模推施所及白湖岐山居人萬家多待以炊大模兄弟
十一人其尤少者二人大模且卒遺命割己產剖分二
弟云父母之情愛憐少子我不及待其長成也而加厚

以體先人割田聊示吾意云爾

方廣字草石爲諸生屢困無怨尤授徒爲業終其身康熙己丑卒年七十有六未卒前二年自撰墓誌文其略曰先生終身從事乎冬烘今冬烘而不復能先生將之乎廣莫之野入於無何有之鄉而自誌其墓曰先生當辨方名能博依也從塾師而受之學冥然懵然日費楮墨夏之楚之時抱童心此時不知有所謂先生也稍長而誦詩賦習帖括博藝文進而窺予史溯六藝文采斐然馳慕竹帛志且陵雲斯時欲爲先生而弗屑也年十五六隨儔侶試技於壁壘角勝負於文場力弱而弗堪數奇而不遇退而抑志俛首於函丈由是安然而先生

矣先生召徒侶爲之講孔孟大義演道德微旨口能言之而身弗克行也爲之說濂洛遺訓叩關闢肯綮天人陰陽之奧禮樂刑政之原口舌煩聒而心實未晰也爲之尋聲律議推敲古詩三百訖於漢魏近自唐宋名家斟酌損益雖誨人以高致而自躡猶卑劣也爲之導制舉爲經義稟經酌雅澤以詩書子史百家莫不該攬雖誨人以售世而自試仍弗效也謂弟子曰行欲端心欲淨不苟合不希慕以此涉世而不宜也軀藝觸能人極天錯彼凡陋也而王先生高標自致矜尙策則彼熟輓也而王先生嚴於步趨雖細必飭軌於度量不臣所教彼趨承也而王先生其於弟子也語其所長則曰先生

欺予哉斥其所短則曰先生夷我也事不詭隨行不游
移則以爲先生不諧於俗稍存氣概勉持節操則以爲
先生難入於時先生乎遠之惟恐不速矣先生不肯近
要人要人亦多不好之先生好正言喜直論人多忌其
說而銜之先生肯任事不私利渾同無別也人多乘其
隙而賣之先生多負氣持公正皎皎自尙也人多因其
術而擠之先生衣敝垢冠毀裂日杜門而不出惟擇人
而後與也人多見其少緣飾而忽之今且入乎無何有
之鄉之乎廣莫之野蕭然無與於人世矣

方蕙字衡湘以廩貢任孝威訓導豁達好施予教士有
程度尤喜振拔孤寒解衣推食未嘗稍倦嘗謂之曰士

能無恆產然緩急亦人所時有支屈則妨讀書急則周之固師友誼也諸生勿憚屢請吾能爲爾謀之於是士皆感奮讀書勵志其後往往有聞座上賓客常滿談詩說劍或挾弓抽矢蹀躞射圃招諸生習射曰士貴有用勿爲腐儒昧世務也尊經閣毀獨力新之不取士子助一錢嘗就其家囊資給官舍用然非其道一介不妄費也

彝字師胃號曉樓年十六隨父崑山縣署襄理政事多所裨益知同官多忌屢諷其父歸田父旣遭誣構隻身走京師委折經營得免於難歸家兄弟折筭推多受少族人有所弛不馴者彝能束之以禮終國子監生

方蒲字堯徵早有文名傾動府縣知府楊某初至觀風拔方蒲第一蘇圻次之及行部至縣又特識方蒲其年試童子預擬首拔方蒲而蘇圻貧窶方蒲三讓乃首列圻明年試童子復欲首拔其弟方蒲謝曰辱公知銘當不朽願以單寒爲念同身被焉然方蒲竟不永年以增生沒世著有慎獨軒集

文選字巽之初名琯字叔玉應童子試夢神錫以今名遂補諸生小試屢最而困於解比乾隆癸酉副榜後以羸病倦名場白首橫經教授里中圖史外無他嗜好家徒四壁泊如也少穎異讀書目五行下著述等身尤耽詩詩才敏速日可得數十篇晚自悔其輕易鍛鍊精研

詩益進故應城知縣會稽章鑣號知文主講天門於時
輩少所許可於文選詩文尤稱神契以介節相推重且
云嗜學虛已如斯人者未易數見文選畸窮賦性稍偏
意所不可雖千萬人不能奪至求學問則降心抑氣雖
童幼不敢忽也嘗彙其詩文請章序之其書言所撰著
短處極多無所長也所長惟自知其短耳故章以是稱
之所居一小齋屢易其名曰闕庵曰蝸隱曰聽舫更曰
遷舫皆於已取義見自著遷舫漁癡傳所著有江楓集
聽舫棹歌

黃安王秦氏傳

黃安王秦氏皆宋燕公王韶後也鼎一生允福允壽允

福贅於秦其後皆稱秦氏允福裔孫思通思通孫文茲
文蘊思通從子仲武植植從子文粹文粹從子中理允
壽仍王氏裔孫心正

思通字睿卿縣志稱爲里門十八子之一又云耿子健
傳中嘗言其父少塘生二子長忠卿次卽睿卿忠卿以
愿慙勝睿卿濟以通變人更樂親二難皆遊恭簡之門
按黃安近無縣志所稱縣志耿氏抄舊志文也然據秦
氏譜鐸二子思通思道是思通乃鐸長子不應稱長忠
卿次睿卿也耿子健卽定力耿恭簡卽定向其定力傳
今旣不見而思通旣爲睿卿不知忠卿果否卽思道抑
別有其兄其遊於定向之門亦無他事實可考存備闕

疑

文茲明季父枋遊雲南久不歸文茲隻身走萬里求之
兵亂飢疫瀕死者再不見則號泣呼天俄有人告以所
在遂匍匐往果見父僵臥伏波廟中氣僅屬矣文茲呼
且哭及蘇云得水可活文茲急取水且覓醫治越二月
父病愈苦無以養乃爲人傭以供踰年奉父還里寇氛
甚熾有弟爲賊執去文茲入賊營求弟亦爲所縛將殺
之尋獲釋潛弟遁復避亂三山寨寨破文茲獨抱其兄
子以逃妻女皆被殺遂無子

文蘊幼聰穎經史過目成誦年十七爲諸生屢試前茅
非公不至長吏之庭明季光黃閒小醜竊發文蘊率健

兒隨軍門討賊有功獲上賞歲大祲嘗出粟賑飢存活
無算生平不事產業日與二三耆老講明彝教以訓戒
其子弟鄉人重之

仲武字右泉父早卒事母盡孝經營生殖以田圃起家
急人患難推施不倦尤敬禮文學士嘗見婦人號哭田
間詢之則夫繫囹圄欲賣以贖罪仲武出金贈之又有
以冤獄鬻子者亦爲贖還任江寧府經歷多善政子若
孫俱有聲庠序晚年家居益爲善事兩與鄉飲年逾九
十卒

植字立之萬厯己未進士授全椒知縣下車卽發諸吏
姦蠹狀杜苞苴除耗羨薄稅通商調桐城行取御史去

惟攜布絮一篋而已初植家居偶宴集一人挾拍板侑觴植異之曰非常人也命坐叩所來乃江左書生植姻某典學政見黜特以文謁植覽擊節白其事於司衡知爲燭煖未見遂錄取後爲知名士卽李叔元也在官時有勢宦以婿貧欲悔盟訟於植且陰賄之植曰第以數百金來令女一出質斷之易耳宦如其言比就鞫植謂曰君所以如此者謂婿貧耳今不貧矣呼女入署以所具金治奩嫁之

文粹字茂林爲諸生好學博覽家世嫻睦卜居縣北天窩山麓構二樓讀書其上善鼓琴弄簫精於御術其論奔馳控縱之法頗人於神

中理字大興黃安恩貢事母陶以孝聞九歲母病危篤割股以愈家貧授徒養母能盡歡兄弟五世同居姑貧而寡迎歸養之朋友死其子窮無所歸中理教養成立又能排難解紛鄉黨咸推服焉

心正字定字黃安人萬厯己卯舉人壬辰會試副榜嘉興府通判有清操

黃安盧氏傳

黃安盧氏皆盧昇裔也昇孫寧安寧安五世孫大儒大儒孫堯臣堯臣子爾愐爾愐胞弟爾慥從弟伯魁從姪希儲爾愐子繩慈繩慈子拱雲鳳孫嫡孫嫡子國材

寧安字靜軒幼從母姓邱氏孝友工文爲諸生以厚德

風其鄉黨鄉黨有訟多於寧安取平不復之官用樸儉起家家漸裕輒喜推施正統六年歲大祲河南尤甚寧安以粟千石遠輸鄭州挽運芻糧十倍輸粟之數而鄭民如獲更生長吏以聞於朝朝賜璽書褒嘉其子請增金榮所旌棹楔寧安曰高石以望遠是沽名也增金以致飾是於君恩有不足也不可後朝命徵之不起其卒也敕賜祭葬宏治五年以孫永阜宦鳳陽府贈中憲大夫

大儒嘉靖閒廩膳生居中和之河東教授生徒世稱河東先生是時王守仁倡良知之學失指者多流禪悅大儒獨守程朱之說然其學精於科舉之文治春秋應試

額滿下第或勸使改經則易售大儒曰命也卒不改以
教官擢鳳陽府通判未赴而卒卒前一夕取所著春秋
文義題其上曰三更睡五更起不如此不如死其攻苦
如此

堯臣字贊勳八歲出應童子試當事少之試以對句輒
應如響十四補諸生長從耿定向遊耿氏之學號出王
守仁而時流於禪堯臣獨宗朱氏萬厯壬午舉於鄉及
試禮部忽心動急趨歸父果病劇力侍湯藥滌親遺穢
日夜不倦月餘卒不起時幼弟甫七歲父瀕卒目瞠不
瞑堯臣泣誓必與弟共甘苦乃瞑其後終身踐之庚戌
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初授益都知縣縣多巨室俗悍

夙稱難理堯臣獨臨幾無滯有訟傭奴殺其主者傭到官首服堯臣察狀疑之陰廉得實則豪淫其婦買乞人自誣獄定乃娶婦也因釋乞置男婦於法縣多逋賦堯臣不事催科俟禾麥登場則召耆老以木鐸徇路俾民易輸有豪紳恃勢抗不輸租堯臣執囚其弟歷年積逋無不追納豪甚銜之人有巨猾居鄰寒士遂據有其宅士屢訟不得申堯臣榜其家奴盡還侵地巨猾恨之次會御史出按其吏強奪民妻堯臣法繩其吏御史亦怒堯臣於是羣搆傾危將中以不測適考功郎素識其賢挂冠力爭得僅降臨漳典史臨漳樸陋少文堯臣興起文學士習斐然科舉遂多上第他疆場多故慎選邊

材擢堯臣永平府推官駐寧前衛監理軍務邊塞軍情勝負不時前撫臣多文墨士拘牽法吏羅織邊功將佐無辜囚繫論死者累累相向堯臣以巡按命推因得寬解文法前剔株累釋縲紲者至百三十餘人多人戰名將請使以功自效莫不用命前後大小几十數戰斬獲甚多朝廷嘉堯臣功將大用之會所忤權貴又沮抑之因引疾歸晚率子弟講學讀書自娛卒年七十有五堯臣著作二百餘卷有層層言遊鄴草三不朽先進遺風幹濟英風諸集名今多不見黃安崇祀鄉賢

爾愐字以崇堯臣年四十餘生爾愐爾愐奇慧七歲屬文時號神童從堯臣官永平能佐書記文日有名居家

孝友父多庶孽皆曲體父意敦睦無閒爲諸生久無所
遇崇禎己卯詔舉賢良方正授巴州知州流寇蹂躪所
至潰墮爾愷招撫流亡練集義勇時時出奇制勝民頗
賴之常追賊至南龜山見有賊雄偉異常爾愷引火箭
射中其足墮馬幾成擒謀之果張獻忠也楊嗣昌督師
討賊檄授監軍按察副使屢敗賊兵殺賊無算賊益憤
專攻巴城不得下則詭引去久之忽於庚辰歲除一晝
夜馳七百里出不意圍城城中糧盡矢竭人無固心爾
愷知不可爲朝服北面叩首訖卽拔劍巷戰身被重創
猶殺賊數人力竭被賊支解僮僕死者凡十餘人爾愷
旣死亂軍無親屬尸不可得後知州王廷奏得其孫雲

鳳所上書辭心慕其爲人招魂祭葬於南龕山唐章懷太子墓左巴人崇祀名宦黃安崇祀鄉賢至今無替爾情性倜儻承先業家有餘貲築桃園書院與名流延接一時名士如艾南英羅萬藻譚元春陳子龍輩皆深相投契又輕財好施士有貧不能養或讀書有志不能卒其業者於園風鎮故有田業歲收租直可三百餘金因取供資助略如古人義莊有婢浣於池鄰子自牆外投石戲之婢憤訴其父兄父兄引其子詣門謝爾愜俊其貌試命以文文佳卽留館課之讀書其子故貧未有室遂具奩嫁以前婢後成令名

爾慥年十三歲入黃安學隨食餼貢入國子監康熙丙

午中順天舉人以大婚表著名康熙甲寅春譚賊倡亂
當事令爾慥往撫爾慥同李瑋冒矢石入賊營反覆勸
諭亂遂平

伯魁字瓊台慷慨英偉素嫻韜略崇正癸酉武舉夔府
守備屢擊獻逆有功擢遊擊諸府俱陷賊勢愈張血戰
力窮恐爲賊辱遂自刎以殉

希儲字存齋崇正癸酉舉於鄉試禮部下第歸遇寇諭
之以義不服蒐其笥得程引曰舉人也爾僕去爾留爲
吾秣馬希儲抱其詩文曰吾不忍珠璣委草莽也大罵
不止遂遇害

繩慈字昭許幼穎慧年十二補諸生隨父巴州亦興書

記以應試歸里而巴州被難繩慈兄弟奉母匍匐走夷陵趨三峽道不得通悶絕泣下母吳自溺以殉兄弟救之起以無解慰兄弟爭欲身殉或以大義曉之遂奉母歸事母甚孝與弟共愷友愛先世素豐家業稍落值喪亂多故猶能於草莽中集同志十餘人講說詩書順治初年以恩拔貢生除松陽知縣松陽爲浙江嚴邑值草昧之初驅除凶暴招來流亡興革利病民稱其惠未幾卒於官囊無餘貲柩停僧寺經年不得歸縣人哀之爲歛金還其柩

純慈字義叔號椿浦巴州之難終身不忘繩慈旣早世而母以幽憂多疾純慈委婉善體母意頃刻不離母長

齋奉佛純慈卽終身蔬食娶妻耿氏數日視婦善烹庖
卽喜告母曰婦能事姑兒得乞身訪父遺骸矣母具裘
馬器具遣之純慈悉留於家示不敢自適也隻身走蜀
道登涉萬里不避危險喪亂之餘經歷懸崖絕壑危梁
峭隘或數百里無人山妖木魅及獐獠肝睢之狀營壘
鋒鏑之警種種駭愕倏忽變化死生叵測純慈不自恤
也前後四年往復再涉最後於岡中遇故老弁親見巴
州事者時已病廢臥岡不能出因爲純慈言狀猶悲憤
太息云若翁殺賊最烈賊恨次骨故城破卽支解壯士
豈留骸邪又激歎曰廬官好男子今有後如此亦足慰
忠魂地下矣純慈歸奉母益盡孝有姊適鄧而去家遠

母時時念之純慈割腴田良屋器具僕婢稱是招鄧夫婦居近其家以一驢日運所需往反習熟不復需人鄧又屢耗其貲無算人或言純慈曰母所愛於姊者當不止此又何足云母哭父喪明純慈吮之復光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未已諸子請歸曰端木氏之於師不加隆乎又三年無歸意諸子因搆室其旁爲終老地遂自榜曰臥堂志終身憂也康熙乙亥卒年六十有四臨卒無他言命諸子無忘巴州善繼其志純慈誠懇善感人方廬墓居有盜時刼之夢神人金甲舞戟其所驚起視之盜亦若有所警前跪自拔純慈括所有贈之誓弗告人盜謝去卒改爲善

拱字端瑛由生員入太學考授州同慷慨慕義力尙孝友有識力善經濟縣有大事多出任之黃安麻城黃梅通山大冶五縣不通舟楫輸輓南糧最艱路遠貧民多有傾其家者拱於康熙閒捐資倡首具詞請改折色五縣至今賴之孫萬年乾隆甲子舉人

雲鳳字輝下縣諸生奮志力學娶於江江母酷愛之欲盡家財資奩雲鳳謂婦兄曰盍順母意姑勞慰其心婦兄果爲券付之雲鳳得券陽謝妻母而私焚其券與長兄拱皆仰承先志屢至巴州籲請長吏招魂以葬其祖且封志其墓至今巴州歲祀無廢云初爾愼殉難事久湮沒人無知者純慈出萬死一生先後兩至巴州始得

爾愴死狀比歸奉母以沒志未竟也以巴州事屬其子
康熙丙申雲鳳奔走巴州上書知州王廷奏曰竊惟國
存與存國亡與亡人臣之義全受奉養全歸奉葬人子
之情生祖故明監軍副使原任巴州知州爾愴生丁大
厦將傾不勝柱撐之慮彈丸久困正逢力竭之秋誓死
卽戎恩深命賤城崩餘烈同歸白骨之枯巷戰孤忠遙
灑黃泉之血在生祖一心報國雖矢白日而無迴生父
萬里尋親難釋蒼天之不共風雨哀傾三峽淚如聞慟
哭之聲草茅空負一腔心猶憶叮嚀之慘莫敖尙念故
鬼餒而暗泣於荒原左徒亦賦招魂來些誰聞於閭闔
明公孝子仁人忠肝義膽仿封墓之舊典體掩骼之深

仁歷年未百表忠觀記可追荒冢宜阡墮淚碑亭易仿
生家事傳三世星紀五周倘得負骨還鄉固太保反周
之義卽幸邀榮題表亦中郎不朽之銘匪徒巴山之草
木含輝卽楚國之人文引領無任激切哀籲之至廷奏
爲之感動揭榜示諭州人於是州之人士合辭具牒請
祀名宦而雲鳳招魂卜葬於南龕山唐章懷太子賢墓
左其後日久頽廢乾隆癸未有鄉人張丙鯤爲陝西大
荔知縣移文巴州知州李汝琬重修墓道復置名宦祠
神主得以歷久遠云

孫嫡初名洪字鳴斯性孝友析產推讓兄弟伯氏繩慈
早世從兄扶幼孤育於純慈孫嫡友愛有加扶卒孫嫡

撫孤子女如己子其嫁女失所並招居別館極意周之鄉人於先塋置陶孫嫡夜忽心警身灼如火急奔省得狀立止之母殯未葬江水驟漲將及殯次孫嫡奔泣撫柩淚滴水退誠孝所感若有鬼神相之自巴州之難至雲鳳請立祠墓事歷三世年餘六十皆奔走不遑至孫嫡始修輯宗祠蒐羅先世嘉言懿行分科纂錄忠孝節義四德事實彙爲成書授其孫薰博考詳訂以備史館之徵晚歲置田業去所居二里每日辨明往日落乃歸時年八十餘或請節勞則曰人必有事則心不放吾非營耕惡其逸而放也孫嫡初攻舉業爲諸生久無所遇則去爲醫醫輒有名博覽經方本草諸書證以閱涉神

明變化所至奏效有患汗朱兩日不已諸醫不知所爲
孫嫡投劑立止又有疽發背者時醫索售貧不能應幾
殆孫嫡處方愈之索售者見方自以謂不如又有發背
經年且見骨者孫嫡以萬應膏敷之其人夜半痛不能
忍將棄之有稱孫嫡素效者止使強忍俄變奇瘡旬日
數易遽瘳丐嫗有子數歲須挈以行詢之則骹癰也孫
嫡以附骨散起之丐叟臥道垂斃訊不能答粥之始能
言則病瘡痢兼飢渴也時大風雪孫嫡命舁至家家人
恐以死累孫嫡曰彼病瘡痢而篤於飢渴耳今療其飢
渴則瘡痢蘇矣果獲痊去鄰兒忽自墮腮其父請療詢
與他兒戲邪則共鄰兒角力曰是經絡傷也爲整其腮

而愈孫嫡性仁厚心存利物求方乞藥門庭如市或至寢食不遑未嘗倦也瀕卒前一日猶恐傳言或失病候力疾操杖出應之乾隆癸酉卒年八十有八

國材字虞館號竹溪早補諸生康熙乙卯薦鄉試第一未售自是不復試父訓以忠孝傳家率之惟謹父歿年六十有四母沒年六十有七哀毀踰節子女不敢勸食三年居廬執禮如一日嫂鍾以苦節終國材再以己子嗣之再殤每念及輒太息不忘長子薰承其意以其次子後之不問遺業國材喜曰善承吾志季弟襁抱從學值溽暑弟早臥同人出院納涼國材獨留護弟以髮揮之弟長成名能率其教有途人策驢載錢四貫中道失

之明日家僮得於居後國材察使還之生兩子四女次女許聘趙氏子趙七葉單傳三歲失父七歲失母以疽成錮廢痾瘳於牀第閒或請寒盟國材正色拒之竟歸以女女能承國材教以節烈聞卒俾趙宗爲之立後趙悍族競分嗣產國材爲訟直之涉三數年不憚勞也子薰爲女弟亦殫心力前後卜葬六棺爲其嗣謀娶舉五孫矣又爲擇師課孫孫有補諸生者於是女膺旌表絕祀更昌皆薰終始其事國材生平孝友正直不惑鬼神而叱唾不敢北向曰有眾之神敢不敬與世俗非禮言行不敢犯其見聞或有就質必衷禮法言之無隱無忌而人自傾心年七十五無疾而終

天門譚氏傳

天門譚氏明中葉有生員祐始有聞祐有子晚立晚立
六子長元春見文苑傳第四元方第五元禮第六元亮
皆著名元方有子筍筍有三子長子孫邁季子孫遠皆
知名孫邁有子一豫一豫有子襄世筍弟筠有孫一泰
一乾大來大有大象一泰有子卜世大有有子申世元
亮有子篆有孫一經一緯

祐性直樸有隱行不求人知閭里目爲善人子晚立九
歲而孤能讀父書未冠補諸生嘗客當陽於逆旅主人
北壁所祀髹牌見湘涯字拭而讀之涕出主人問曰君
亦識此人耶曰不知但與先人同姓字不覺中觸以悲

主人審音前曰君景陵譚氏耶是其後矣亟呼婦出同泣且拜曰幾面失之余夫婦卽而公所完今垂白偕老矣每食必祝公壽康自耶言則下世矣因大慟晚立亦哭已而詢其詳主人雪涕指嫗曰往余以誣坐繫歲晏須贖金無措鬻婦得辦不忍別哭於路歧而公踽踽荷囊來見而憐之倒囊以贈棄婦得留相保以至於今因爲具飲相珍重晚立歸語其母曰誠有之是邁卒歲百邁須之已而告我罄囊吾以漚麻之積拮据佐之謂我無語兒曹也晚立生平恥言蓄財慷慨頗似父生六子以大其家元春見文苑傳

元方字正則又字隱林天啟甲子舉人授高苑知縣敏

練豁達剖決如流山東匱餉叛兵爲亂元方禦賊有功
調汶上縣擢蘇州海防同知復調邳宿分管鹽運時海
壅河決漕運不繼連坐諸大臣元方開泲河殺水勢又
鑿新渠四十里三月功成鬚髮爲蒼疏聞加秩賜金升
柳州知府復補廬州擢安廬兵備副使招撫流移解散
白蓮妖黨聞故鄉寇亂以老疾乞歸

元禮字服膺崇禎辛未進士授德清知縣有治聲行取
戶部主事未抵官卒元禮家庭以孝友相尙兄弟相黽
勉位置清流讀書不外求師不肯隨時趨爲嗜好爲制
舉文獨闕見解脫落恒蹊然名雋有餘宏肆不足固其
所也

元亮字擬陶四歲喪父依伯兄教養成人崇禎庚午副榜漢川教諭修輯學校教育諸生周其困乏常公事至會城臥牀視門隙有人徘徊不遽去追踪跡之則湖南諸生應鄉比者以同舍生病逝旅窮不能具殯炎月隘室勢不須臾素聞元亮名冀得一見元亮倒屣止八金悉畀之去或云蓋詢姓氏察誠僞曰聲迫而慘非可僞也士也而盜行疑之不亦涼乎年六十四一日具衣冠召家人與訣端坐而逝

荀字林表拔貢生好讀書試輒高等性不輕交終身不見喜愠嘗倡修學宮疏泮水求獄歸堂遺集刻行授教諭不就蒔花種竹以筆墨自娛

篆字王章號灌村順治戊戌進士入翰林庚子典試江南號稱得人補國子司業經指授者皆以文名纂修孝經進侍講以母病告歸母逝廬墓三載凡伯叔羣從貧乏者皆資給之秀者訓課之嘗推宅與從弟弟歿養其孀母撫遺孤成立同村數百家瀕水苦澇篆獨任修築不以累家又爲當事力陳里中利弊縣人德之

孫邁字端嗣性和厚鄉稱長者由歲貢授靖州訓導刮磨士習敦尙實學俸入半資貧士靖逼苗疆奸民得罪知州亡命人苗煽擾邊鄙孫邁請於知州單騎從一僕陟險披棘往諭定之得其款狀以歸州欲請於大吏上

聞孫邁力辭

孫遠字志草初以文章自名後從同縣熊涓講學乃著敬室語錄榜所處齋曰敬室盛暑必正冠危坐如對神明聞朋友喪必爲之服出弔則終日不宴樂致書於人必拜而後發其教弟子自少儀始後進以大學乃註小學習門人程尋梓之人稱還齋先生

一豫字崇叔廩貢生長陽教諭工詩善畫長陽倚山抱江山水秀發學署在鳳凰山之麓一豫朝夕吟詠諸生斐然興起性洒脫與諸生不以束修爲禮但得文字洗出喬野卽推分與交改涇陽縣丞勒碑誌思及抵涇陽以儒雅風流褻治縣人多袖文請政撰涇陽縣志多可觀

一蔡字啟三原生有文名期向甚正手錄朱子全書儒
先粹語及左氏春秋謹畫細字無一苟且早卒

一乾字健周性高曠年四十棄諸生與弟大來素友愛
弟卒於世事益遠題齋曰潛室放懷詩酒日誦陶詩一
章壽八十有一終

大有字教容幼孤勤學與妻歐陽氏均以孝著大有食
餼貢國子監例當得訓導不仕學官以孝廉方正報學
使則謝不敢當

大象字用賓廩生有至性二親忌日則哭聞伯兄老病
呻吟則哭嘗與蕭子著蔡夢梅善會新巖宮已又輒止
子著居鄉捐二金授大象曰工興則授治事者已子著

死大象且病轉以畀夢梅歲丙寅劉寅壹以官命監修學宮夢梅持二金署函曰歲某日蕭子著捐授大象歲某日大象瀕危以授夢梅寅壹歎曰趨公者忘其身之貧踐諾者勿欺友之死其事甚微然可以觀君子矣一經字先澤一緯字象于以介行爲鄉人所重一經少從金壇王汝驤遊歷覽名勝所交遊如同縣唐建中湘潭張瑗皆高流而一緯杜門讀書孳孳獎成後學從子福世雲而才資以膏薪遂有成就嘗割業塞坑塹之潰鄉人德之一經十三補諸生康熙庚子舉人充江西同考官晚官沅江教諭一緯年十九縣試第一老於諸生先一經卒

襄世字宇初雍正丙午舉人吏部尙書武陵楊超曾薦授中書舍人擢刑部現審主事用法平允尙書勵廷儀極契台出柳州知府其高祖元方舊治也平反疑獄民皆悅服暮年內補刑部員外郎尋卒同官爲經紀後事惟布衾一具詩稿數卷而已

卜世字鳳司乾隆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卒官卜世九歲而孤母蕭課之長受經於從父大有大有故理學孫蘧弟子其學歷相師承不失矩矱卜世詩文推重都下惜早世未完其業也

申世字鶴亭天性疏散不涉世事酷嗜酒侍父疾居母喪不飲酒不室寢人皆稱之雍正壬子舉人授安陸教

諭學使斥之罷歸忍寒餓者年餘閒亦作詩無怨尤語

章氏遺書卷二十六終